

國立政治大學
華語文教學博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論文

日華禮貌表達習慣與教學應用



指導教授：張玉玲博士
研究生：光井祐介 撰
中華民國 九十九年十二月

論文題要

在第二語言的學習過程中，我們經常會發現，母語的表達習慣和方式對第二語言學習者存在著一定的影響。學習者往往對目的語中某些與自己母語不同的表達習慣和方式，感到不解與困惑，而在使用目的語進行表達時，又常常會不自覺地套用母語的表達習慣和方式，結果常造成溝通或學習上的障礙。筆者剛到臺灣時就常親生感受其似的困擾。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起飛及對外華語教學事業的發展，以及近年來，國外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的引進，以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領域也不斷擴大。對於第二語言習得，筆者認為該重視的是要對學習者的語言能力進行描寫和說明，同時必須不斷地給學習者刺激並激發其學習上的成就感。為了達到此目的，教學者除了必須熟悉聽說讀寫等教學法之外，也須瞭解學習者的環境背景、心理形態、以及因華語與其母語之間的差異而易導致的各方面錯誤傾向等。

本論文主要參考前人探討日語與華語在稱呼、寒暄問候、感謝、道歉以及委婉表達等研究成果作為基礎，並在此基礎之上補充筆者在臺灣親身經驗過的觀察及分析探討日華表達習慣之差異，以作為對日華語教學參考之用。分析探討的主要內容分為以下幾部分：(一) 日華禮貌概念及文化分析；(二) 日華稱呼的對比；(三) 日華寒暄問候對比；(四) 日華感謝及道歉方式對比；(五) 日華委婉表達；(六) 針對日本學生講語教學上的應用。藉此研究，我們將分析比較現今華語及日語中，華人和日本人對禮貌表達的看法和差異及如何活用在華語文教學。

本文研究日華語禮貌表達習慣之共性及差異性，並探討造成日華語溝通障礙的原因。筆者所蒐集到的文獻資料以中國大陸學者的著作為主，而華人之間的表達習慣依其所區域仍存在著些許差異，因此在此方面筆者輔

以本身在臺灣的生活經驗與觀察對照。

期待研究成果可以應用在對日華語教學上，以便提供華語教師相關建議，協助華語教師瞭解其日籍學生，並促進日籍華語學習者瞭解華人文化，以助其成功掌握華語禮貌策略與在交際中的應用。

關鍵詞： 禮貌表達習慣 日漢稱呼 日漢寒暄問候 日漢感謝道歉

日漢委婉表達 跨文化交際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8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8
1.2 研究範圍	9
1.3 研究方法	12
1.4 研究架構	13
第二章 日華禮貌概念對比	17
2.1 禮貌語用距離之原則	17
2.2 語言、文化與跨文化交際與語言現象	20
2.3 不同文化之間的禮貌作用及表達形式	23
2.4 日本人民族性格的基本特點	24
2.5 華人與日本人之間的禮貌表達差異	27
2.6 禮貌語用距離與日語敬語	28
2.7 小結	30
第三章 日華社交稱謂對比與分析	32
3.1 中國大陸的稱呼近代史	32
3.2 現代的日華稱呼語對比	33
3.3 日華恭敬稱呼語差異	35
3.4 日華稱呼作用與交際關係	37
3.5 日語親暱稱呼與交際關係	38
3.6 親屬類社會稱呼	40
—3.6.1 日華語「老」字概念的差異	40

—3.6.2 日華語「老」字概念與稱呼影響	43
3.7 日華夫妻之間的稱呼	45
3.8 小結	46

第四章 日華寒暄問候語對比與分析 47

4.1 日華招呼語的文化衝突	47
—4.1.1 「客套話」	48
—4.1.2 「敬稱」	49
—4.1.3 「指事」	49
4.2 日常生活裡的問題對比	50
—4.2.1 「初次會面」類	50
—4.2.2 「你好」類	53
—4.2.3 「出行」類	55
—4.2.4 「吃飯」類及「天氣」類	55
4.3 華日寒暄問候語對比	58
4.4 華日讚揚表達之差異	59
4.5 日華道別表現對比	59
4.6 小結	61

第五章 日華致謝與道歉的對比與分析 63

5.1 華人對「致謝」之看法	63
5.2 日語裡的「致謝與道歉」	65
5.3 夫妻之間的感謝表達	69
5.4 不同水平的日籍學生之華語道歉及請求應答語	70
5.5 小結	71

第六章 日語委婉表達分析與華人的反應	73
6.1 禮貌的語用距離與日語模糊表達之特色	73
6.2 日本人為甚麼喜歡使用「模糊語」	73
6.3 日本人的委婉表達與環境影響關聯性	74
6.4 日語裡的模稜兩可表達	75
6.5 日語模糊拒絕與華人的反應	77
—6.5.1 日語拒絕的策略進行分類	77
—6.5.2 日語的拒絕與贊成	81
6.6 小結.....	83
第七章 針對日籍學習者的華語文教學應用	84
7.1 華語教學的文化導入	84
7.2 如何進行文化導入及華語文教學的應用	86
7.3 華語文教師的輔導與學習環境之影響	88
7.4 小結	90
第八章 結論	92
8.1 日華禮貌語言差異在對外華語教學中的意義	92
8.2 對外華語教學中的禮貌語言教學	92
8.3 對外華語中的文化教學與禮貌語言教學	93
8.4 不同程度地使用學生的母語進行闡述或教學.....	94
8.5 將文化內容融入課文中.....	95
8.6 通過語言實踐培養溝通能力.....	95
8.7 可進行的後續研究.....	96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筆者來自日本，從 2004 年到臺灣來一直持續著華語的學習。在學習華語的過程中，發現大多華語課本在文化差異方面的說明往往付之闕如，而文化往往是深刻影響語用者表達或思考方式的。在初級階段使用課本裡雖然有較多的中華文化介紹，但是不管是在臺灣或在日本出版的課本，裡面對於這兩國的文化對比，或跟其他國家文化差異等方面的解釋並不多。

由於日中兩國長久以來的交流，日本在許多方面都受到了中華文化的影響。日本和中國都屬於漢字圈國家，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接觸漢字，因此日本人在學習華語上似乎也掌握著某種優勢。而且，中國自古以來素稱「禮儀之邦」，日本更是以其人民彬彬有禮而聞名的世界，因此，這兩國家除去文字上有部分的共通點之外，在某些日常生活習慣上，諸如禮節等似乎也存在著共通點，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日中兩國人民交往時除去語言上的溝通外便全無障礙。在禮節的表達習慣和表達方式上，日語和華語雖然有許多方面是相同的，但在許多方面也存在著差異。

一般華人對於日本人的印象是說話不直接、充滿模糊性、很難掌握說話重點；日本人則覺得華人的說話方式偏於直接、誇張、沒有禮貌。這種差異無疑對日籍學習者學華語時會產生某些程度的影響。日籍學習者若不瞭解日華表達習慣之差異的話，將造成跨文化交際障礙，甚至不能積極和華人使用華語交談。這種情形的後果就是，表達機會減少了，華語水準的提高自然多少會受到影響。因此，本論文將對比分析一般華人的思維方式與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差別，並進一步應用於針對日籍學習者的華語教學。

1.2 研究範圍

每個民族、每個語言都有其表達「禮貌行爲」的系統，然而隨著語言、民族、文化、地域性的差異，每個民族反映出來的「禮貌語言」及其價值觀並無法完全等同，換言之，「禮貌語言」是多變的，而這也是語言反映出不同民族間文化、思維差異的例證。然而也因為如此，使得不同民族在交流時，可能因為禮貌語言的不同而造成溝通上的摩擦與障礙。

根據畢繼萬的研究（1998：10），「所謂的跨文化交際，旨在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溝通時所產生的問題，及其解決方法。跨文化交際牽涉到文化人類學、傳播學、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等學門。正如跨文化交際其名，該學門最關注的是文化差異，並且經常被運用至語言教學上。在語言教學上，以詞彙、語用、交往習俗與語言交際有關的層面與跨文化交際最有相關。」

關於日籍華語學習者在華語表達上的困惑，魯寶元的研究（2005：263-285）認為：「日本人常覺得華人說話過於直接，而難以接受。從表達習慣來看，日語使用模糊語句、推測語句、客觀陳述句、否定式反問句等方面的頻率比華語要高得多。因此日語表達顯得含蓄、謙遜、客觀、委婉。相對來說華語顯得比較直接、自信、主觀色彩濃。」

由於受母語表達影響，日籍學習者在與華人交際時，可能會覺得華人說話過於直接、強硬。就筆者個人經驗而言，剛開始學華語，並與以華語為母語者聊天時，總是感受到一股壓力，這可能是因為日華表達方式的不同，再加上當時筆者詞彙及表達能力缺乏的緣故，使自己在與其溝通時，總感覺到疲累不已。例如，根據筆者的經驗，日籍學習者與以華語為母語者溝通時，若日本人說的話華人聽不太懂或聽不太清楚時，華人會以華語「啊？」來反應，而這往往使日籍學習者感到驚訝，因為在日語裡，「啊？」

這口氣的反應含有怒氣、不高興等情緒，且如此的反應被認為是無禮的。也許初級華語階段的學習者在聽到這樣的反應時，會不由自主地感到不安，進而影響到接下來的溝通表現與詞彙發揮等問題。對於這點筆者認為教師可以提醒學生，華語母語者的這種表達只是反應出華語的一種反問語氣而已，必無惡意。

此外，根據魯寶元的研究(2005:263-285)，「日籍學習者在說華語時，常習慣直接以母語常用的否定式反問句提出邀請，而當他們聽到『今天晚上我請客，您來吧。』這樣的肯定句時，總覺得有點強加於人的感覺。反過來說，華人在聽到『今天晚上我想請客，你不能光臨嗎？(今晚ご招待したいんですが、いら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ますか?)』這種以否定式的反問句來邀請自己時，常會覺得對方的邀請缺乏誠意」，也因此，日華兩語言在邀請上不同的表達方式有時會引起誤解。

另外，對於稱呼的差異，筆者有過很多經驗。筆者之前在臺灣商店看東西的時候，有一個帶著小孩的媽媽也在筆者旁邊看東西，那時候筆者正在把玩一個會隨著音樂反應而跳舞的娃娃，娃娃開始跳的時候站在旁邊的媽媽就對小孩說「你看，叔叔拿的娃娃，很可愛！」，當下聽了她說的話就覺得有一點不舒服，其實那時候筆者的年齡已經差不多三十歲了，在華人社會被叫叔叔也不是件怪事。雖然筆者知道華人社會中的稱呼方式，不過被年齡明明比自己還要大的大嬸叫叔叔或被陌生人叫叔叔還是覺得難以接受，因為在日本社會中，被這樣稱呼暗示他們已經有了一定的歲數。這些稱呼只有稱呼的功能，但卻沒有尊敬的意涵，因此一般在社會被認為年齡已到了中年或已有小孩子的情況下，才會被這樣稱呼。

周小兵也指出(1996:118-124)，「中國是『多元價值觀』的民族，因此重視中間的價值。這種文化上的差異也會反映在語言中，例如問一個英文不錯的華人學生：『你的英語怎麼樣？』他比較可能使用：『還好』、『普

普通通』、『馬馬虎虎』、『還可以』、『還說得過去』等回答，而這也反映了華民族的思維特點，也就是重視中間的價值。總之，以上的例證就是語言與文化交叉現象的呈現。因此，語言教學是不可能完全脫離文化的。忽略了文化的語言教學，將使學生學不到活生生而與文化相互滲透的語言；他們將只能學到被抽離文化內在，而徒具形式的空泛語言，這也將使學生難以把這種課室內人工抽離過語言拿來與母語人士溝通。」因此，語言教學與文化必須配合進行，才能使學生造就出良好的語言使用能力。

根據吳麗君等的調查(2002:299-362)，「日本人在學習華語時在稱呼、稱謂、問候等屬於語用文化的部分仍會出現種種的錯誤」，日本的華語學者相原茂的調查指出(2007:77-83)，日語和華語之間許多表達方式不一樣，例如日中兩國感謝與道歉方式便存在明確的差異，因此這些文化差異上的表達差距容易造成雙方面的誤解。當今，在外語的學習過程中，語音、詞彙、語法總是先為人所關注並被列為教學上的重點，然而周小兵提出(1996:118-124)：「母語國家的人在與外國人交談時，對外國人的發音和語法錯誤往往採取寬容的態度，相反的對違反談話準則的行為則認為是態度無理」，而「禮貌語言」正是這其中的一環。因此，本文擬探討日中兩國在禮貌語言上的差異及其對於日籍學生的難點。

日籍學生學習華語時，常因為日語存在的敬語及尊重長輩的表達方式而易引發華語使用或表達上的錯誤。日華文化皆有尊重長輩的禮俗，不過與華語相較，日語對長輩使用的詞語和對一般會話使用的詞彙變化比華語來得大，且日語本身具有嚴整的敬語系統，而這些敬語系統很複雜，因此許多日籍華語學習者常以母語翻譯的方式來表達華語，不過這些直接以日語翻譯而成的華語內容常常令人覺得難以理解，或甚至容易給人莫名其妙的感覺。

魯寶元認為(2005:266-271)，「中國古代社會使用敬語的意識也很強，

古代華語也有明晰的敬語系統。現代社會受政治變化的影響，敬語使用意識和現代華語敬語系統也隨之發生變化，情況比較複雜。如能將日語和華語的表達習慣和方式進行對比，發現其異同點，探討其對學習者的影響，克服其負遷移作用，將使以華語為對第二外語學習者有正確理解和運用華語的指導作用，更有利於日籍學習者掌握和運用華語敬語的表達形式，從而提高學習者的溝通能力」。

因此，在本論文中，筆者便就日、華語中「禮貌策略」入手，將之分為第一類——日華禮貌概念及文化分析；第二類——日華兩種語言所表達的稱呼意思對比；第三類——日華兩種語言寒暄問候對比；第四類——日華致謝、道歉對比；第五類——日華委婉表達對比；由此五類以對比分析的方式來比較日華禮貌策略的異同，並探討以這些禮貌語言行為主的異同、特點、成因及其在教學上的應用，此外，也希望能使日、華二種語言的學習者、翻譯者及教學者等，明瞭此二種語言的文化內涵及其與日華禮貌策略的關係，進而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以排除應用上的困難。

1.3 研究方法

本論文以「日華表達習慣的對比與禮貌策略」為研究焦點，並透過文獻分析進行研究。在文獻分析方面，本論文主要參考前人探討日華禮貌概念、即以日語與華語在稱呼、寒暄及問候、感謝及道歉、委婉表達等研究成果作為基礎，再探討如何在華語文教學上應用。筆者初步將先行探討華語禮貌語言的定義、分類、特徵，以及其形成、發展與演變的情形，從中一探「禮貌」與漢民族文化的密切關係。其次，再探討日語禮貌語言的定義、分類、特徵，以及其形成，發展與演變的情形。而後，再從文獻的回顧、探討日華禮貌表達的對比，通過日華「稱呼」、「寒暄問候」、「感謝

與道歉」、「委婉」等四個部分一些具體實例解說，對其表達方式及概念差異進行比較分析，找出其相同的部分、相異或特出之處等，以瞭解日本及中華文化表達和引申用法的大致輪廓，再探討這些策略在教學現場如何應用。

最後，再歸納出在華語文教學上的意義及應用，並略述造成日華語共通性及差異性的原因，與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1.4 研究架構

論文目前計畫共分為以下八章：

(一)緒論：

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以及論文篇章結構。

(二)日華禮貌概念對比：

每個民族、每個語言都有其表達「禮貌行為」的系統，然而隨著語言、民族、文化、地域性的差異，每民族中反映出來的「禮貌語言」及其價值觀並無法完全等同，換言之，是多變的。而這也是語言反映出不同民族間文化、思維差異的例證。然而也正因為如此，使得不同民族在交流時，可能因為禮貌語言的不同而造成溝通上的摩擦與障礙。華人過去見了面往往以「吃了沒有？」的問題作為打招呼，也被認為是友好善意行為、為眾人所接受，然而其他國家的人似乎不太容易理解這打招呼的方式。在日本不少人覺得這樣和吃飯有關的打招呼內容暗示著要請客的意思，顯然不同的語言同它生成的社會習俗息息相關，其語言形式同時也傳遞某種文化。禮貌原則運用得恰當與否，直接關係到交際的成敗，直接關係到能否建立友善和諧的人際關係，它協調著人們的交際活動。

(三)日華稱呼語對比：

在華語裡，用「叔叔」、「阿姨」、「伯父」、「伯母」、「哥哥」、「姊姊」、「大哥」、「大姊」等親屬用語來稱呼跟自己沒有親屬關係的人是很常見的，而這種親屬類的社會稱呼，也有助於拉近彼此間的距離。根據李焱（2006：37-41）的說法，「稱呼與稱謂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稱謂表現出人們相互間的特定關係，稱呼則是當面呼叫時，為顯示出當面呼叫人和被呼叫人稱謂關係的說法」，稱呼可以分為親屬稱呼語和社會稱呼語，社會稱呼語相較於親屬稱呼語，是使用於社交場合的稱謂。在社會稱呼語中，有一類是使用親屬稱呼語來表現社交場合中的關係，即如上面所提到，以「叔叔」、「阿姨」等稱謂稱呼跟自己沒有親屬關係的人的用法。因為日語與華語在這方面有較大的差異，因此本節擬討論社會稱呼類。

(四)日華寒暄問候對比：

研究日華語的寒暄問候語的種類。雖然日語在客套話種類可以分為許多類型，但整體而言，日語寒暄問候語的靈活度仍然不像華語的寒暄問候語有那麼多種選擇性。郭硯君等甚至認為（2009：291-292），「日語與華語相比，華語的寒暄語較為五花八門，再加上地域差異等因素，可說是難有體系可言；反觀日語，則有較明確的使用模式。」此外，華語的寒暄語較為開門見山，也因此較有「吃飯類」、「出行類」之類的問候客套話，這些客套話在某些場合情境下，甚至可以帶有一定的實質意義，因而不僅止於形式上的問候。至於日語，在進入正式的談話內容之前，必定有形式上的寒暄問候語言。

(五)日華致謝與道歉對比：

徐萍飛（2001：146-151）與相原茂（2007：173）指出，從詞彙上看，日華語中的致謝語與道歉語非常相似，都是「謝謝（ありがとう）」和「對

不起（すみません）」，但在具體使用時卻有些不同。華語在表達謝意與歉意時，使用的詞彙或語句有較清楚的分別，想表達感謝之情時多用「謝謝」，想表達歉意時則用「不好意思」、「對不起」；相較之下，日語就不那麼規範，日本人在使用表達謝意與歉意的詞彙的用法上似乎沒有一定的規律，日本人在表達感謝之情和道歉之意時都喜歡用「すみません（對不起、不好意思）」，因為日本人覺得表達感謝之意時光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謝謝）」不夠真誠，甚至會給人一種很傲慢的感覺。日本人在受別人的服務時，如主人為你倒茶或服務生為你倒咖啡等時，一般喜歡用「すみません（對不起、不好意思）」，日本人覺得「すみません」更為謙虛與親切，這是因為用「すみません（對不起、不好意思）」表明說話者對接受別人的服務感到很過意不去，而「ありがとう（謝謝）」則是表示自己很理所當然地接受別人的服務的樣子。因此，日語使用「すみません（對不起、不好意思）」來表達謝意的頻率遠大於「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謝謝）」，也因此跟華語表達謝意跟歉意明顯有別的方式有所差異。

從道謝方式來看，根據黃永紅（2001：35-36）的研究指出，由於華人的交際方式重和諧，盡量避免衝突。根據靳衛衛（2004：51-61）的研究指出，「すみません（對不起、不好意思）」的原意為「自分の過失を詫げる言葉です。私の行動では償いきれません、お詫びのところが尽くしきれない、済んでいない（即使用我的行動來向您贖罪也不能贖乾淨。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向您表示歉意才好）。」因此，是表達道歉的詞語，然而後來擴大為到「もしもし」的招呼、召喚之意，現在又發展到有內疚之感，用以表達「感謝」的意思。所以，又有人將「すみません」稱為「萬能語」，似乎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能使用。

(六)日華委婉表達對比：

根據費建華（2004：26-30）的研究，日本人喜歡使用「模糊語」，

它指出把事物弄得模模糊糊的詞語及表達。若使用此「模糊語」可以爲了給對方一種理解的自有度和心理上的輕鬆感，同時使話語更加委婉含蓄。根據劉芳（2004：323）的研究指出，「華語中委婉的意思是詞、聲音等婉轉、動聽，態度誠懇。日語中委婉的意思是避開直截了當，而是婉轉曲折地表達出來」，因此日本人學習華語時容易受到這種日語特有的委婉表達影響。

(七)針對日籍學習者的華語文教學：

以日華語禮貌表達習慣之共性及差異性要探討如何應用在對日華語教學上，以便提供華語教師建議，協助華語教師瞭解其日籍學生，以助其成功掌握華語禮貌策略與在交際中的應用。

(八)結論：

綜合前章所述之重點，歸納整理，以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成果，應用範圍與建議，並提出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第二章:日華禮貌概念對比

華人過去見了面往往以「吃了沒有？」的問題作為打招呼，也被認為是友好的行為、而為眾多人所接受；然而其他國家的人似乎不太容易理解這種打招呼的方式。對其他背景的人而言，這種和吃飯有關的打招呼內容似乎暗示要請他吃飯等的意思，也許在某些國家這種問法就是一種潛台詞。顯然不同的語言同它生成的社會習俗息息相關，其語言形式同時也傳遞某種文化。因此每一個國家的民族語言都有大量只為該國、該民族語言所特有的色彩，具有鮮明的社會屬性。

2.1 禮貌語用距離之原則

交際雙方之間的語用親密度越高，對語言禮貌的要求就越低，交際雙方之間的語用親密度越低，對語言禮貌的要求就越高。

根據王建華（2002：30-31）的研究指出，語用距離原則可進一步分為兩個相輔相成而又相互區別的分則。第一種語用距離原則是發話人在特定交際行為中所使用的語言是發話人認為他與受話人之間特定語用距離的反映。具體體現為：

（一）發話人使用語言禮貌的程度較高的話語，就意味著他認為與受話人之間的語用親密度較低或者試圖降低與受話人之間現時（發話人發話時）的語用親密度。

（二）發話人使用語言禮貌程度較低的話語，就意味著他認為與受話人之間的語用親密度較高或者試圖提高與受話人之間現時（發話人發話時）的語用親密度。

話語禮貌的語用距離原則有兩個基本的概念，這就是「語用距離」與「話語禮貌」。所謂語用距離，是指交際雙方在特定的交際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中，借助特定的語言表達法所表示的彼此之間的親密度(degree of intimacy)。任何交際行為中所使用的話語都體現出交際雙方之間的語用距離。語用距離可分為前語用距離（initial pragmatic distance）和交際語用距離（ongoing pragmatic distance）。前語用距離是交際發生之前由交際者知覺與推定的彼此之間的語用距離，交際語用距離是指在具體交際事件中表示出來的彼此之間的語用距離。語用距離具有兩個基本特性，這就是「可變性(fluidity)」與「可洽商性(negotiability)」。所謂「可變性」是指語用距離處於不斷變化之中而不是恆定不變的。即使在特定的交際過程中，語用距離也很少處於恆定態。所謂「可洽商性(negotiability)」是指語用距離在語言交際中是可以由交際雙方共同洽商的。「可變性」與「可洽商性」是語用距離的區別性特徵，就是語用距離與人際關係以及社會距離之間的不同之處。

根據王建華（2002：30-33）的研究指出，話語禮貌不同於語言禮貌。兩者之間的主要區別是；前者是話語層面(utterance level)上的禮貌，是語言使用於交際，並結合特定的語境因素而推斷出來的現時禮貌；後者卻是語言層面上的禮貌，是忽視話語所涉及的特定語境因素而假定的禮貌。我們說語言禮貌是「假定」的禮貌，是指語言禮貌在話語層次上只有禮貌的可能性。在現實交際中，語言禮貌是否是話語禮貌，取決於交際雙方之間的語用距離。從最簡單意義上來說，話語禮貌表明了「發話人認為應該怎麼說」與「受話人認為發話人應該怎麼說」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而發話人與受話人「認為應該怎樣說」是以各自對彼此之間語用距離的知覺與推斷為依據的。發話人根據自己對彼此之間的語用距離的知覺與推斷，使用具有一定語言禮貌程度的表達法。他認為這樣的表達法是符合他本人所推斷的

他與受話人之間的語用距離。受話人聽了發話人的話語之後做這樣的理解與推斷：發話人所使用的語言具有一定程度的語言禮貌，這種語言是發話人認為符合他們彼此之間的語用距離的。發話人知覺與推定的並在話語中表示出來的這種語用距離，可能與受話人所知覺與推定彼此之間的語用距離相一致，也可能不相一致。如果受話人認為發話人所使用的語言所穩含的彼此之間的語用距離與他本人所推定的相一致，那麼發話人的話語是禮貌的。反之，則不一定是禮貌的。

根據王建華（2002：33）的研究指出，語用距離原則能比較合理地解釋語言使用現象，也解決了語用學界長期以來存在著的一些模糊的理論問題，諸如禮貌與尊稱、正式語言和間接語言等等之間的關係問題。儘管尊稱、正式語言和間接語言與禮貌相關連，他們通常表現為語言禮貌，有時是不禮貌的（不夠禮貌或過份禮貌），這是因為尊稱以人際關係（通常是不平等的人際關係）為依據，正式語言主要以情景場合為依據，間接語言卻主要以表達方式為依據，而話語禮貌，歸根結底，是以交際雙方之間的語用距離為依據的。

如果有人認為話語禮貌的語用距離理論摒棄語言禮貌，或認為話語禮貌的語用距離原則要求我們在具體交際中不必使用禮貌語言，這無疑是一種誤解。恰恰相反，語用距離原則認為，語言禮貌在具體的交際中也是非常必要的。交際者以一定的話題與對方進行交際的時候，知覺與推定出他與對方之間的語用親密度較低，那麼語言禮貌非但十分必要，而且特別重要。禮貌是一個十分複雜的語用現象，話語禮貌的語用距離原則，作為一種新的禮貌理論，也僅僅是一種嘗試，許多問題還有待於深入研究。

2.2 語言、文化與跨文化交際與語言現象

根據徐萍飛（2001：146）的研究指出，「禮貌原則」—這原則是以利益均衡為標準，以迴避不和為目的的。換句話說，當人們要求發生衝突時，禮貌原則可以起到調節和緩衝作用。禮貌原則運用得恰當與否，直接關係到交際的成敗，直接關係到能否建立友善和諧的人際關係，它協調著人們的交際活動。然而，禮貌是一個相對概念，它有明顯的民族性。這個民族認為是「禮貌的」，另一個民族也許認為是「不禮貌的」，這個民族認為是「不禮貌的」，另一個民族也許認為是「禮貌的」。

儘管每個民族都提倡禮貌，重視禮貌，但衡量禮貌與否的標準卻因該語言所處的文化背景不同而不同，不同的語言文化背景導致不同的禮貌觀念及表達方式。中國和日本雖同屬亞洲國家，都有著文明禮貌的傳統，在衡量禮貌與否的標準上大體上較為相似，但由於文化背景同中有異，事實上在禮貌表達上還是存在著差別。

周小兵（1996：118）認為，若把語言與文化比做兩個圓，則這兩個圓是互相交叉的，換句話說，不同民族的文化，會反映於語言之上，而不同的語言系統，也可能呈現出不同的社會文化。例如與日語相較，華語的親屬稱謂系統較為嚴密，因此有較豐富的親屬詞彙；而日本是個靠海的國家，因此有相當豐富的魚類詞彙，華語的魚類詞彙遠遠比不上日語。也有人說，華人是「多元價值觀」的民族，因此重視中間的價值；而英美屬於「雙元價值觀」民族，因此認為非此即彼，常忽視中間價值。而這種文化上的差異也會反映在語言中。總之，以上的例證就是語言與文化交叉現象的呈現。因此，語言教學是不可能完全脫離文化的。忽略了文化的語言教學，將使學生學不到活生生而與文化相互滲透的語言；他們將只能學到被抽離文化內在，而徒具形式的空泛語言，這也將使學生難以把這種課室內

人工抽離過語言拿來與母語人士溝通。所以，語言教學與文化必須配合進行，才能使學生造就出良好的語言使用能力。

由上，我們便可以知道語言與文化關係之密切，因此，語言絕不僅止於語音、詞彙、語法等結構，其間必定蘊含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及思維。也因此，當人們在跟不同民族、不同語言間的人溝通時，便可能因為語言間所反映出的不同文化，而產生交流上的障礙。

每個民族、每個語言都有其表達「禮貌行爲」的系統，然而隨著語言、民族、文化、地域性的差異，每民族中反映出來的「禮貌語言」及其價值觀並無法完全等同，換言之，是多變的。而這也是語言反映出不同民族間文化、思維差異的例證。然而也因為如此，使得不同民族在交流時，可能因為禮貌語言的不同而造成溝通上的摩擦與障礙。以下，我們就何謂「禮貌語言」做一番界定。根據陳松岑（1989：4-5），禮貌語言可以分爲廣義及狹義兩種解釋：

（一）廣義的禮貌語言

廣義的禮貌語言指一切合於禮貌的語言使用行爲及使用結果，簡言之，即說話有禮貌。然而，有禮貌不僅要求說話說得合理，更要求說出來的話能在特定的社群中被接受。而所謂說得合理，就是指句子必須符合語言模式，詞典和語法書就是這個模式的體現。然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語言多少都不同於這個模式，這是因為實際的語言使用總受到說話人的特徵、話題內容、交際環境等社會、文化因素所影響，也因此，在語言模式中合理的句子，在實際使用中卻未能必爲人所接受。例如，根據陳松岑（1989：4-5）的研究指出，在中國北京一位北京青年如果對一個老年人說：「您幾歲了？」這個老人一定會很生氣，雖說「幾歲了」在北京話語言模式的語法、語音系統中都是完全合理的，但在該社群中，詢問一個

老人的年齡時，必須使用「您高壽？」「您多大年紀了？」才具有合理性與可接受性。因此，廣義禮貌語言研究必須探討具體話語裡因為受到社會、文化等因素影響，而具可接受性語言的使用規則。

（二）狹義的禮貌語言

狹義的禮貌語言常指特定語言社群中某些現成的詞語，這些詞語專為表達禮貌而存在，它們又具備兩種特徵：1.這些詞語所表達的意義並未表達人們為交流思想而敘述的理性意義，也不表達出人們喜、怒、哀、樂等情緒的表情意義，它主要體現出說話人對交談雙方社會的關係的理解和態度。2.這些詞語本身構成的成分和結構方式在不同民族間各有其特色，是不同語言社群的產物，與該社群的文化因素有密切聯繫。因此，狹義的語言禮貌同時依賴客觀的語言社群的傳統習慣與說話人對各種社會關係的認識。

（三）禮貌行為之概念

根據畢繼萬(1998：121)的研究，「禮貌是人類共有的文明行為，是人際關係的調和劑，是維持交際者相互之間友好、合作與和諧關係的重要規範要求，這是各種文化之間所共有的。不能說一種文化禮貌，另一種文化不禮貌，也不能說一種文化比另一種文化更禮貌。我們只能說，由於不同文化群體相互之間的歷史進程和生活環境不盡相同，禮貌的形式及其含義也會多種多樣。這些不同反映出禮俗規範和深層價值觀念的文化差異。」

我們在研究有關禮貌交往的理論時，需要認真研究其他國家的禮貌概念，也應當虛心地學習別人的長處，但是，在學習和借鑑他人對我有用的理論時，要著眼於實用性，看看能否解決中華文化的問題。這就需要充分瞭解外國理論與中華文化實際之間的理論體系，也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而又有效地進行跨文化交際。第二語言教學的主要目標可以說是培養學生的跨

文化交際能力為主，禮貌的文化差異和文化衝突的研究與教學自然也是第二語言教學中研究的重要課題。

2.3 不同文化之間的禮貌作用及表達形式

在跨文化交際中，由於文化差異所引起的文化誤解甚至文化衝突並不少見。日華文化差異和文化誤解也很明顯。強調禮貌的文化差異絕不是否定禮貌的文化共性，不同文化之間禮貌的基本作用和主要表達形式是相同或相似的。根據畢繼萬的說法（1998：121-123），日華共性主要表現為：

一、 禮貌是調劑人際關係的文明行爲，禮貌又是體現相互尊重但又保持一定距離感的行爲表現，注重交際者之間的關係不是華人文化的特產，而是各種文化共有的習俗。

二、 婉言法是禮貌語言的主要形式，其作用是將不禮貌的語言通過婉轉的方式變成對人彬彬有禮的語言。要對人禮貌，說話就不能總是直來直去，常常需要用婉轉的方法表達真實的意圖，這也是所有文化在人際交往中人們共有的交際習慣。

三、 「面子」就是自尊心，體現出的是交際者社會形象的維護與尊重，是交際者對相互之間關係的承認協調。對人際關係的維護離不開對「面子」的尊重與協調。所以，「面子」也是各種文化在人際交往中都必須注意的共同問題，中華文化重視「面子」，其實日本文化也重視面子，但是對有些事情「面子」表現形式不同而易造成誤解。

四、 謙虛在每種文化中都是體現尊重他人和避免矜誇的應有態度。日華文化都有此概念。

五、 每種文化都有隱私觀念，人際交往中盡量避免干涉他人的私事也

是所有文化的共同要求。文化差異主要表現為隱私觀念的內容和維護方式有別。認為一種文化有隱私觀念，另一種文化不存在隱私權是違背事實的。

在跨文化交際和第二語言教學中，應當認真研究禮貌的文化差異，注意禮貌的文化特徵，緊密結和中華文化交際實際，創立中華文化的禮貌理論。出於跨文化交際和第二語言教學的要求，通過日華語的禮貌語言對比，重點討論禮貌的文化差異和文化衝突之問題。

總之，禮貌語言反映出特定社會中的言行準則和道德規範，但也是該社會語言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份，因此，禮貌語言會隨著各社會經濟制度、社會結構、民族心理、風俗習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它也接受該語言社會結構系統內部各個因素的制約，這也使得各個民族的禮貌語言在內容上和特點上有所不同。每個文化雖受到各民族文化的影響，也呈現出形形色色的特點。在歷史淵源與文化比較相近的日中兩國間亦是如此。

2.4 日本人民族性格的基本特點

根據王順洪（2008：68-72）的研究指出，日本人民族性格有這些特點如下：

（一）日本人重視「恥」和「禮」

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魯斯（1887-1948年）在1946年曾出版過一本很有影響的書——《菊花與刀》（中譯本199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將日本人的文化歸於以「恥」為主的「恥感文化」，「羞恥是對別人批評的反映，罪惡感則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而自我生活」。後人在論及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時，常常引用他的這一觀點。他們認為，就像西方「罪惡文化」中的「純潔良心」、「尊奉上帝」和「避免罪惡」一樣，羞恥感在日本人的道德

觀念中佔有突出位置，「恥」意識是日本人最強烈的意識之一。

日本人特別愛面子，非常介意自己的言行會引起周圍人的何種反應，與人相處時他們不僅察顏觀色，細心得觀察別人，還時時刻刻戒惕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和批評。日本人總是擔心在他人面前出醜，或自以為會受到他人的嘲笑而感到羞恥。正是這種「恥」的文化心理和道德觀念，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日本人的思考方式和言行舉止。

而與「恥」的意識密切相關的是，日本人「禮」的意識十分濃厚。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禮」，但像日本人那樣對「禮」格外在意的民族卻不多見。日本人認為，在人與人的接觸和交往中，首先應該考慮「禮」，彬彬有禮，禮尚往來，是有教養的表現。對日本人而言，「失禮」是粗俗微賤的行爲，會令人感到羞恥。

（二）謹慎、謙和、精細

在「恥」和「禮」的文化心理和倫理觀念的支配下，日本人待人處事總是以小心謹慎、謙恭的姿態出現。日本人與人謀事，總是先瞭解對方的意見、反應，然後調整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說採取被動等待、主動調和的模式。日本人在公眾場合不大聲喧嘩，在有外人的情況下不搶先說話，電車上不管有多少乘客總是鴉雀無聲，不過筆者認為年輕人不一定遵守此規則。

另外，日本人做事認真仔細，計畫性強，留有餘地，不打無準備之仗。他們幾乎每人身上都總帶著一個小本子，隨時記下自己的活動日程。筆者在日本買賣東西時發現，在日本幾乎每家商店的服務生在找錢時，他們總先把鈔票給客人，再拿零錢和收據拿給客人，雖然這麼做會比一次找足所有錢和收據要花多一點的時間，不過筆者認為這麼做的話，服務生可以讓客人依序收拾鈔票、零錢和收據。目前筆者在臺灣沒有遇到過類似的服

務，雖然這是極小的行爲，但是若在日常環境下習慣受到這種服務，也許可以使人們養成隨手收拾好東西的習慣。從上述行爲可見日本人的謹慎習慣，還有其細微、紮實的概念。

謙謙君子、彬彬有禮的樣子，使人容易親近，而謹慎、細緻、穩健、紮實的作風，使他們辦事牢靠，常立於不敗之地。但是，也常常由於小心謹慎有餘，不夠熱忱、坦誠、直率，使交際進展遲緩，不易深入。在日本人中，這樣的現象很普遍。譬如說，在街上碰到有人問路，他們會熱心指點，不會置之不理；新的鄰居搬來，他們會主動打招呼或送上一件用品，對所有的行爲一般而言都很積極。但是要真正和他人進行交際或做交易時，卻是瞻前顧後、小心翼翼，缺乏華人熱情豪邁、真誠坦率、當機立斷的氣度和魄力。

（三）內向、委婉、含蓄

日本人自我保護意識強，性格比較內向，加上害怕出醜，唯恐失禮，使得他們的言語行爲充滿了委婉含蓄的特點。根據筆者的看法，日本人對於別人，甚至連親密之人都保持一定的距離和分寸。不管自己的內心世界活動如何強烈，從不將喜怒哀樂掛在臉上，不願做開心扉吐露真實感受，生怕別人看透自己的秘密。

日本人的思維和表達方式是自省、試探、迂迴式的。他們與別人打交道、商量事情，很重視觀察和考慮對方的立場、意見、情緒，他們在表達自己的立場、態度、意見時，則會盡量做到心平氣和、委婉含蓄，就是不同意也不輕易公開反對，即使心裡有什麼想法也不首先或明確提出，不希望造成自己與他人的直接對立與衝突。

2.5 華人與日本人之間的禮貌表達差異

根據筆者在臺灣的留學經驗，臺灣區域的華人和日本人之間的表達方式上的差異還表現在日常生活談話上。例如，華人見面聊天時會毫不拘束地詢問對方的年齡、收入、家庭成員等，而日本人則認為這些是別人不該過問的事，他們見面時常談論天氣、興趣、旅遊等等。

華人的表述方式比較直接，而日本人則比較含蓄、委婉，尤其在拒絕對方時，往往避免說「不」字。當你無心去參加一個聚會時，華人在表達時常常說出「不能去」的結論，然後再說出理由，而日本人則會先說出若干個「不能去」的理由，讓對方得出「不能去」的結論。

根據魯建紅（2000：79-80）的研究指出，華人和日本人的表達方式之間有這些差異。這是華人與日本人溝通時，遇到如下情況如何反應的調查結果。調查內容 3 到 7 是第一次見面時會詢問到甚麼程度的問題結果。

調查內容	日本人	華人
1.先說不能去的理由	82%	28%
2.先說不能去的結論	18%	72%
3.詢問對方的家庭成員	2%	53%
4.介紹自己的家庭成員	20%	70%
5.詢問對方家庭	20%	85%
6.詢問對方的工作內容	19%	65%
7.詢問對方的收入	0%	35%

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到日本人與華人的思維差異，調查內容 3 到 7 的第一次見面時的詢問結果有很明顯的差異。對於家庭成員，華人喜歡詢問對方的家人事也喜歡介紹自己家人事，日本人會認為太涉入別人的家事是不禮貌的，因此華人與日本人之間有著顯著的差異。另外，工作或收入有關的事情，日本人詢問的也比華人少很多。尤其，第 7 個問題「詢問對方的收入」的結果日本人是 0%，華人則是 35%，像此類觀念的差異若彼此掌

握，在跨文化交際時，就容易產生文化衝突。因此教師必須強調讓學生應該要能掌握在不同社會交往中的正確運用方式，以免發生兩者之間的文化衝突。

在日本，詢問對方有關錢財的問題是不禮貌的行為。這種話題也許和交際親密度有關，但在日本一般認為談論錢財的問題還是不太好的，也許這種概念和西方國家注重隱私的概念相似，但是，在華人之間談論這些和錢財有關的問題卻是很普遍，例如：「你的工資多少錢？」、「你買這房子花了多少錢？」、「你這件衣服多少錢？」等等。此外，在日本是不太仔細過問跟婚事或年齡相關的問題，例如：「你們為什麼沒有孩子？」、「你們為什麼不要孩子？」、「你年齡已經這麼大，為什麼還不要結婚？」等等深入的問題。

以上這些寒暄表達差異應該是由於日華各文化的關心程度不同，而造成這些文化差異。在日本管太多別人的事情被視為是不禮貌的行為，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建立友好關係，但是在華人文化裡交際關係保持一定的距離則被視為太見外。日華之間對別人的隱私理解有別，因此若不懂彼此國民的思維特色，也許溝通時容易造成誤解。對華人而言，交談雙方相互對起居生活的關切就是友好的意思，因而必然大量涉及個人問題，但是日本人總有「親密也要有個分寸（親しき仲にも礼儀あり）」的想法，若彼此沒有涉及個人隱私程度問題的共識，便有可能會產生文化衝突。

2.6 禮貌語用距離與日語敬語

根據 Nancy Bonvillain(2008：227-230)的研究分析，「男性的英語母語者和女性的英語母語者比起來，女性的說話方式比較委婉、多使用否定疑問方式，男性則比較直接，使用的詞彙也比較粗俗」。筆者認為男女之間使

用語言的不同和對性別的刻板印象有很大的關係。我們人類一出生就有只有兩種性別，在生活上的所有場合存在著各個性別「該做的行爲」，因此我們雖然不會特別意識到各個性別該有的姿態、行爲等，但自然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

對以日語爲母語的筆者而言，英語和華語的敬語沒有像日語一樣多，和日語比起來，英華語這兩種語言在表達上沒有明顯的男女分別。當然仍有些詞彙有男女分別或有些詞彙，若女性使用會讓人覺得有種粗魯、下流的感覺，不過相較之下還是不像日語一樣的明顯。

Nancy Bonvillain (2008：227-230)認爲，「語言是表示性別差異的主要工具之一」。根據她的研究，有些國家使用的語言有男女生的差別，其中她提到了日本的例子。按照作者的分析結果，最近在日本使用中性日語的人越來越多。在這點筆者同意作者的意見，在現代的日本，特別是年輕人之間越來越沒有男女生的語言分別，雖然的確仍存在著男女生不同的表達方式或詞彙，不過許多人已習慣使用中性日語。根據筆者的看法，我們日本人認爲年齡五、六十歲以上的「中年女性」使用的日語是最接近女性該使用的標準女性日語，因爲她們受過戰爭後的教育，那個時代的教育和禮節都比現代嚴格多了，因此不只是她們的語言，行爲和對禮節的看法都是比較傳統的。中年男性使用的日語則比較粗俗，表達方式也比較直率，這些原因應該多少跟成長環境、教育背景有關。

另外，筆者認爲語言可以把自己的性別裝扮成另外一個性別。如果有的女性希望被別人覺得他的個性既堅強又活潑，他可以特意多使用男性的表達用法。另外，我們在日常生活看得到從事美容行業的男性，如化妝師、服裝師等，他們使用的語言表達是比較女性化的，也許這是因爲受到所處環境的影響，使得他們的語言表達方式自然而然會向另一性別靠攏，總之這種看法仍然和對性別的刻板印象有所關連。

各國家對敬語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不論在任何社會裡，筆者認為人們在語言交際活動中，爲了使交際順利進行，都會有意識地使用敬語等尊敬表達，這一點日語與華語沒有什麼不同，不過這兩種語言比起來，日本人與華人敬語的看法稍微不同。在日本社會對使用敬語的意識非常強烈，如果一個人不懂敬語，容易被別人覺得他是一個沒有教養、沒有文明的人。特別是踏入社會圈之後如果一個人不懂敬語及禮貌，會給上司或同事很不好的印象，甚至會影響到他的升遷機會。在華語中若使用的敬語太多，則會給人這個人的態度太見外，有種沒有辦法跟他深入交往的感覺。當然在華人社會裡工作時仍會重視敬語及禮貌，不過這方面跟日本的比起來還是沒有那麼明顯。

2.7 小結

隨著人類社會發展，人們之間的社會交往更加廣泛，交談也就更加密切，這就是語言與社會生活的結構，實際上也是一種語言運用的社會規則。若這些規則在一定的社會範圍中是大家公認的話，它便形成一個社會的語用習俗。

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語言系統不可能是一種存在於真空中獨立發展、自生自滅的系統，因此人們的語言表現形式無時無處不受存在於語言之外的社會要素制約，即語言系統內部諸要素無一不與社會大系統的諸要素發生聯繫，並且是縱橫交錯、彼此滲透、全方位的聯繫。

每個國家的語言在文化層次上的規範都有不一樣的地方，所以若要掌握某一種外語，從各個國家的習慣與文化背景等開始研究也許會得到更多的學習效益。在語言禮貌等文化範疇上仍按照自己母語的表達方式來溝通的話，由於母語與目標語間文化上的表達方式一定會有不同之處，也因此

容易造成目標語學習者和母語人士溝通時的誤解，所以若我們要教日籍學習者華語，除了解釋華語男女生的性別表達差異之外也要同時進行日華禮貌策略差異的教學，這樣才能使學習者在使用華語溝通時不會產生文化上的障礙。



第三章:日華社交稱謂對比與分析

談話雙方的身份決定了雙方在社交場合的稱呼，這是所有語言和文化的共有特徵。但是，各種語言又都有自己特殊的稱謂系統和使用規則，這是由不同文化特殊的個性所決定的。稱謂詞按使用範圍可分為親屬稱謂和社交稱謂兩類。日語和華語這兩類稱謂詞都有不少明顯的區別。在跨文化交際中，日華文化差異和文化衝突主要表現在社交稱謂上。華人稱呼看區域有所不同，因此在有些內容提到區域名稱。

3.1 中國大陸的稱呼近代史

根據童菁（2003：5-6）的研究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的 1949 年當時，在中國大陸第一個通稱曾經是「同志」。雖然有政治色彩，但它不分職業、職務、年齡和性別，使用非常方便，體現了當時一種平等、親切的社會關係。後由於在文化大革命中，稱不稱同志往往成了敵或友、革命或反革命的重要標誌，因而使之令人忌諱、降低了在社會上的使用度，儘管在一部份人群中仍然使用。現在「同志」有表示同性戀之意，在很多的電影小說中如說某男、女是位同性戀者，可稱其為「同志」或「同性戀」。

「先生」這個詞彙古代屬於尊敬，專指有德行的學者。現在的「先生」是叫男性時使用的，但是在中國解放前該詞主要用於稱呼有文化、地位的人使用，男女不限。「太太」、「夫人」和「小姐」是古代華語中稱謂的延用，只是「小姐」一詞有些變異。「夫人」在古時多指諸君之妻，至今，它仍指社會地位較高者之妻。「太太」一詞不僅用來稱呼已婚的女性，也可以用來稱呼一般的婦女。「小姐」一詞在宋代，是對社會地位低下的女子稱呼。自元代始，「小姐」逐漸上升為豪門未婚女子的稱呼。從明代起，正式成為尊敬。至今，它已成為對年輕未婚女性的禮貌通稱。

在中國大陸，在文革前解放後，「小姐」及「太太」用得比較少，當時人們認為「小姐」及「太太」有些資產階級情調，屬於一個階級性含意的稱呼，故不多用。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目前在華人社會上用得越來越廣泛，一是稱呼未婚女子，二是該詞還出現在服務行業，如飯店、商場等地方，人們稱呼這些女性為「服務小姐」。「女士」這稱呼是近幾年使用較多的詞，它可以稱呼任何年齡、任何職業，無論有無婚姻狀況的女性，而且有尊重女性的含意。尤其是稱呼職業婦女，因不表明或強調其年齡、職業、婚姻狀況，這是一個最佳稱呼語。以上稱呼語可以附加在姓氏、名字、姓名、構成複合稱謂語，例如；張同志、子強同志、張子強同志、宋小姐、雅芬小姐，宋雅芬小姐、總統先生、大使先生、劉女士、劉春玲女士等。以上複合稱謂中，「張同志」和「張子強先生」，「劉春玲女士」、「宋小姐」和「宋雅芬小姐」系一般性正式稱呼，比較莊重，不帶感情色彩。而「子強同志」、「雅芬小姐」等都帶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比較親切，一般用於比較熟悉的人。以上提到的稱呼方式以大陸區域為主。

3.2 現代的日華稱呼語對比

根據徐萍飛（2001：150）的研究指出，在現代華人社會一般所使用的華語稱呼語主要有以下三種：第一種是姓名類有「姓+名」、「名」、「老/小+姓」、「姓+先生/小姐」、「姓+老」、「小名」等等。「名」一般用於同齡或年齡相仿的人之間，如學校裡的同學之間、單位裡的同事之間，這種稱呼比起「姓+名」（連帶姓名）要親切一些。「老/小+姓」，一般用於地位相仿或相互比較熟悉的人之間，如果年齡比自己大就叫「老x」，比自己小就叫「小x」。這種稱呼方式在大陸區域常見。但對女性，有時為了表示一種親暱，也有時候對年齡比自己大的女性稱呼「小x」的。「姓+先生/小姐」多用於服務性行業或生意場上，一般不管年齡大小，通稱男士為「先

生」，女士為「小姐」。「姓+老」一般用於稱呼一些非常德高望重的老知識分子或老藝術家，它對有非常尊重的色彩。

第二種是身份類：華語喜歡用身份來稱呼人，特別是對身份地位比較高的人，因為身份本身就代表一種地位，一種尊重，所以用身份來稱呼就顯得比較禮貌。身份類稱呼主要有「姓+職務」、「姓+職稱」和「姓+職業」。「姓+職務」用得非常普遍，如「x主任」、「x處長」、「x經理」等似的，對具有這一職務的人不管在正式場合還是在非正式場合，不管是熟人還是陌生人都可以使用。「姓+職稱」也和「姓+職業」類一樣，只要是對具有這一職稱的人都可以使用。「姓+職業」類就用得不像前二種那麼普通了，它一般只限於「教師」、「律師」、「醫生」這三種職業。如「王醫生」、「蘇教師」、「陳律師」等。

第三種是親屬類：在華語裡，年輕人稱呼上一輩的人時，喜歡用親屬類稱謂。如「大伯」、「大媽」、「叔叔」、「阿姨」等。稱呼一般以自己的父母為準，比自己父母大的稱「大伯」、「大媽」，小的則稱「叔叔」、「阿姨」。但這種稱呼相當複雜，年齡層次和職業不同，其稱呼都會有一些不同。如對知識分子就很少用「大伯」、「大媽」這種稱謂，一般只用「伯伯」、「叔叔」、「阿姨」。「大媽」一詞，以前用得很普遍，而現在就不太受歡迎。並且大有被「先生」、「小姐」、「太太」所取代的趨勢，特別是在一些服務性行業裡更是如此。

根據徐萍飛（2001：150-151）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日本社會一般所使用的日語的稱呼語主要有以下三種：第一種是姓名類，但它和華語的姓名類有很大的區別。它一般由姓（姓名）+「さん」、「くん」、「ちゃん」構成。雖然和他們之間的關係有關，但基本上稱呼時，日語中不直呼其名的，必須在姓名後面加上「さん」、「くん」、「ちゃん」，姓名+「さん」相當於華語的「姓+名」、「老/小+姓」、和「姓+先生/小姐」之類的意思。以

「陳敏さん」爲例，如果陳敏和說話者是同學關係，那就相當於華語的直呼其名：如果陳敏是說話者同單位的年長者，則相當於「老陳」；如果「陳敏」是同單位的小輩，則相當於「小陳」；如果「陳敏」是說話者的生意上的客戶，則相當於「陳先生/小姐」。「くん」和「ちゃん」用法和「さん」一樣，「くん」一般用來稱呼同輩或晚輩的男性，「ちゃん」一般對女性使用的稱呼，可用來稱呼同輩或晚輩的女性或稱呼小孩。

第二種是身份類，但它能使用的範圍沒有華語的身份類那麼廣。日語中也可以用「職務」來稱呼人，但它一般前面不能加「姓」。另外，日語中沒有華語中有的職稱類稱呼，而「職業」類稱呼僅限於「先生（せんせい）」一詞，但它通常用來稱呼學校的教師、醫院的醫生和律師三種職業的人爲主。這三種職業以外的人被稱爲「先生」時，會有一種無地自容的感覺，彷彿是在被作弄被嘲笑。

第三種是親屬類稱呼，但它也與華語有著很大的差別。華語一般喜歡往大的叫，比如一位五六十歲的女士聽到有人叫他「奶奶」，她會很高興，而日語奶奶的對應詞是「おばあさん」，如果叫一個五六十歲的日本婦人爲「おばあさん」，那她可能一整天都不高興，日本人會用「おじさん（叔叔）」、「おばさん（阿姨）」來稱呼該年齡層的人。再比如在華語裡，同事的孩子一般會稱呼父母的同事爲「叔叔」或「阿姨」，而它的對應詞似乎可以是「おじさん（叔叔）」和「おばさん（阿姨）」，但是如果在日本用「おじさん（叔叔）」和「おばさん（阿姨）」去叫日本人，那麼又犯了很大的語用錯誤了。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一般喜歡用「おにいさん（哥哥）」和「おねえさん（姊姊）」。

3.3 日華恭敬稱呼語差異

根據童菁（2003：9-10）的研究指出，華語中除了「先生」、「夫人」、

「教師」之外，還有中國式的恭敬稱呼語，特別能體現中華文化裡的尊敬老人的傳統。這就是「老」字的運用。即「老+姓」如：老陳、老馬等等；「老+同志（或師傅）」如：老陳同志、老馬師傅；「姓氏+老」如：徐老、葉老等等；「名中其字+老」如：陳老（陳望道）、建老（張建宏）、明老（王明）等等；還有「名+老人」如：冰心老人等。日語的恭敬語有「さん」、「様（さま）」。「這兩個稱呼使用「姓+さん」或「姓+様(さま)」，男性、女性都可以使用。

在華語裡認識的人還可以採取直呼全名的方法進行稱呼。在上述徐萍飛（2001：150-151）指出，日語基本上是不能直呼其名的，必須在姓名後面加上「さん」、「くん」、「ちゃん」，因為日語中通常沒有直呼其名的稱呼習慣。若要談明星或政治人物等的話題時才會直呼全名，因此特別是剛開始學華語的日籍學生不太習慣華語的稱呼方式。筆者在與華人的交流中發現，在好朋友之間不太加上「先生」或「小姐」一詞，在日本則即使是好朋友，卻仍不一定會直呼彼此名號，因此日籍學生或因受到日語影響而在使用華語時仍然不太會直呼。此外，若不懂華語的稱呼規則，也會有加上「先生」或「小姐」的傾向。在華語中，通常晚輩對長輩，下級對上級稱呼時也不太直呼其名，因為這在華語文化中是犯禮貌大忌的，更別說這在日語也是不禮貌的行為，不過華語的稱呼沒有像日語那麼複雜。

若某一個人和說話者是同學關係或同單位的年長者，華語中可以彼此直呼其名或姓，但是在日語中，在關係不熟的同學之間直呼其名，則被直呼者的感覺一定是不太好的，因為他一定覺得這個人太親暱了，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在姓名後面加上「さん」、「くん」、「ちゃん」是應該的，所以，日籍生即使在稱呼關係良好的同學時，仍然會加上華語「同學」一詞，如果兩個人的關係是同單位的年長者，仍然會加上「先生」或「小姐」一詞，這就是因為受到日語影響而產生的現象，因此在教導日籍華語學習者

時，教師應該特別提這種現象以利其華語之使用。總之，如果能理解這些華語稱呼規則及與日語稱呼習慣之間的不同，不但能拉近兩者之間的關係，也能理解華人社會人際關係間上下之不同。

3.4 日華稱呼作用與交際關係

根據童菁（2003：8）的研究指出，華語中的交際性稱呼語有中國式的「同志」、「師傅」，這些詞語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含意。此外，也有新詞語的產生，即「先生」、「太太」、「女士」、「小姐」，這和英語中的 Mr、Mrs、Miss 較相近。它們中有的些不分性別、如「同志」、「師傅」，但可以附加在姓氏、名字、姓名、職銜之後構成複合稱呼語。因此，它們的稱呼形式不定，所表達的親切感也不同。

Nancy Bonvillain(2008：84-92)認為，在美國社會叫姓或叫名字會影響到人們之間的關係深度或距離。在華語中也有這樣的現象。對日語為母語的筆者而言，華語的敬語沒有像日語一般多。另外，華語這語言在表達上沒有像日語一樣明顯的男女分別，當然仍有些詞彙有男女分別或有些詞彙若女性使用會讓人覺得有種粗魯、下流的感覺，但是這種詞彙日語比華語少。在這些沒有明確的性別分別的語言裡，說話者若要表示敬意、禮貌，除了使用專門的禮貌用語之外，應該多注意說話語氣、表情等，不然說話時易給對方容誤會及反感。

一般而言，在呼叫對方時使用姓可以向對方表示敬意；使用名字則可以給對方親切感，日語裡也有這種作法，不過在日本的社會中直呼名字的比率並不高。雖然日本人也認為叫彼此的名字有親切感，可以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不過筆者認為日本人還是喜歡保持疏遠的態度，不太喜歡太過親暱的態度。華語有一句俗語「在家裡靠父母，在外面靠朋友」，以日本人的角度來分析，也許不容易理解這個俗語的含意。筆者認為也許日本人

難以理解懂這個道理的原因多少和對稱呼的看法有關。簡言之，日本人認為保持一定距離也是一種表示禮貌的方式。

日語中的交際性稱呼語中，沒有像華語一樣有性別的分別。不管什麼性別，在日語中稱呼對方時多要加上「さん」。在一般的社會當中，日本人呼叫對方時會使用對方的姓氏和さん，例如：「田中さん」、「木村さん」、「林さん」等，這樣的稱呼是禮貌的稱呼。一般第一次見面時，我們日本人稱呼對方的「姓氏」，不會稱呼對方的「名字」。如果兩人之間的關係是同年的朋友或長輩對晚輩，則直呼是較常見的。如果對方是男性的話，如上所言，「姓氏」加上「くん」也是很普遍的稱呼方式。若對方是女性，「姓氏」加上「さん」或「ちゃん」也是很普遍的稱呼方式。在日本在年輕人、學生、小朋友之間使用的稱呼方式，他們的關係如果親密的話，彼此稱呼名字的情形也普遍，但在一般的日本社會中，日語的交際性稱呼語還是不像華語一樣分辨得清楚。

3.5 日語親暱稱呼與交際關係

根據童菁（2003：11-12）的研究指出，親暱稱呼語是對比較熟悉的人所使用的稱呼，以示親切、友好。但華語對單名者，即使是親屬，也很少直呼其名。華語中直呼一個人的名字表示十分親密的關係，因而十分敏感。男女性使用這一稱呼尤需注意。華語中可直接呼名、「秀英」、「大志」、「美雪」等等，也可以直呼姓名；「林秀英」、「陳大志」、「林美雪」等等。但這種形式有時是一般稱謂語，有時則是親暱稱謂，甚至在親屬之間也有人用。用於陌生的或不熟悉的平輩是不夠禮貌的，但有時用於熟悉的人或親人，反倒是一種隨便、親切、不拘一格的意味。「大+姓」，如；「大李」、「大馬」、「大王」、「大宋」等等的稱呼，受話人通常是有年齡大或塊頭大等特點。「老（小）+姓」，如；「小王」、「小馬」、「老路」、「老韓」等等

的稱呼，是用得最多的另一種形式。而「老+姓」有時是恭敬稱呼，有時也做親暱稱謂，要視具體情況而定。

根據童菁（2003：11-12）的研究指出，華語稱呼綽號：「大胖」、「二胖子」、「大格子」、「地瓜」、「瘦猴子」、「老半佻」等等，這些都是依據個人的身體外貌特點、性格特點，衣著風格而定取的，也只有在很瞭解和熟悉的人之間才用，表示一種隨便，不拘一格的親屬。以筆者的見解來分析，在日本關係好的朋友之間，特別是學生使用的稱呼方式除了前述解釋的之外，有些人喜歡使用綽號。日語和華語的綽號比起來，華語的綽號如上述提出來的以個人的身體外貌特點、性格特點，衣著風格而定取的比較多，不過日本的卻很少看到這種以身體外貌等特點取名的綽號。因為在日本以身體外貌等的特點來取名的綽號，一般被認為容易引起交際上的紛爭，又因這些綽號大部分都在學生或年輕人之間使用為主，在日本有些年輕人對這種與身體外貌有關的綽號很敏感，因此在日本社會中有一種不應以身體外貌、性格等特色來取綽號的看法，所以在日本很少看到這些綽號。

在日本最普遍的綽號取名方式是以姓名改過來的稱呼為主，如姓名為「木村拓哉(Kimura Takuya)」可叫成爲「kimutaku(縮短姓名)」，姓氏為「梅野(Umeno)」可叫成爲「umechan(華語「小梅」之類意義)」，姓氏為「熊谷(Kumagai)」可改爲「kumachan」、「kumatin」、「kumapyon」(華語都只能翻譯成「小熊)」等，從姓名改過來的綽號比較普遍。直呼其名也是日語親暱稱呼，例如；「たけし(武)」、「かずとし(和利)」、「しげる(茂)」、「まこ(真子)」等，這種用法最普遍。以名字改的綽號在熟悉的人之間很普遍的稱呼方式，例如；「たけ(take)」、「たけちゃん(take-chan)」、「かずくん(kazukun)」、「しげ(shige)」、「しげたん(shige-tan)」、「まこ P(makoP)」等，以上是上述日語名字的對應暱稱。在日本文化跟西方文化一樣，直呼其名更爲親近。

3.6 親屬類社會稱呼

3.6.1 日華「老」字概念的差異

在華語裡，用「叔叔」、「阿姨」、「伯父」、「伯母」、「哥哥」、「姊姊」、「大哥」、「大姊」等親屬用語來稱呼跟自己沒有親屬關係的人是很常見的，而這種親屬類的社會稱呼，也有助於拉近彼此間的距離。根據李焱（2006：37）稱呼與稱謂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稱謂表現出人們相互間的特定關係，稱呼則是當面呼叫時，為顯示出當面呼叫人和被呼叫人稱謂關係的說法。稱呼可以分為親屬稱呼語和社會稱呼語，社會稱呼語相較於親屬稱呼語，是使用於社交場合的稱謂。在社會稱呼語中，有一類是使用親屬稱呼語來表現社交場合中的關係，即如上面所提到，以「叔叔」、「阿姨」等稱謂稱呼跟自己沒有親屬關係的人的用法。因為華語和日語在這方面有較大的差異，因此本節擬討論的社會稱呼就限定於這一類。

方經民（2001：5）、陳岩（2002：26）、徐萍飛（2006：151）認為，由於中華文化裡的敬老意識和輩份觀念，華語的親屬類社會稱呼語一般是喜歡往大的一方叫，因為叫得大就顯示出尊重之意。日本人則相反，日本人認為稱呼中的「老」和「大」顯示出一種「老而無用」的感覺，因此忌諱「老」和「大」，加上日本人較沒有輩份的觀念，因而喜歡往小的一方叫，例如日本父母常讓小孩稱父母本身三、四十歲的同事或朋友為「お兄さん（哥哥）」或「お姉さん（姊姊）」。在華人心目中，老雖也意味著衰老，但同時也意味著閱歷多、見識廣，值得受尊敬。同時華人講究輩分，稱呼人必須按照輩分來，同事的孩子即子女輩，那就得叫「叔叔」、「阿姨」，如果年紀比同事大，那孩子就得叫你為「伯伯」，如果叫「姊姊」或「哥哥」，那就相當於在說你是我孩子，這在華人文化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華人喜歡往大的叫，叫得大就表示一種尊重，被叫的人也會有一種受到尊重的感覺。

與此相較，陳端端（2003：12-13）指出華人從小就被教導見到長者要叫「爺爺」、「奶奶」；見到與父母年齡相近者要稱呼「叔叔」、「阿姨」、「伯父」、「伯母」等，這也成為華人社會中最常見的禮貌用語之一。由以下陳端端所舉出的實例，更可顯示出日華文化在親屬類社會稱呼上的差異：

例一：十月的北京，秋高氣爽，處處鮮花盛開，漫步在天安門廣場的一日籍教師看到了成群結隊，由教師帶出遊覽的可愛幼稚園學童，便高興地上前打了聲招呼：「你們好。」沒想到幼稚園的教師馬上大聲指導小朋友說：「問爺爺好。」這一熱情的招呼使那位日籍教師終身難忘，套用他本人的話說：「當時猶如挨了一棍子悶棒，眼前一片黑暗。」

例二：一個留日的中國留學生因為在電車上讓座給一個提著大包行李的大媽，叫了聲：「おばさん、どうぞ（阿姨，您請）」，結果挨了白眼，還得到了一句「誰があなたのおばさんですか。失礼ですね（誰是你的阿姨呀？真失禮！）」的訓斥。

例三：有一個中國女性日本友人的嫂子喜得貴子，因此按照中國人的習慣，打電話祝賀友人輩份升了一級當上了姑姑。沒想到對方卻不太高興的回答：「いやですよ（真討厭）」。甚至告訴她，即便將來小姪子會說話了也不許他叫「おばさん（姑姑）」，只能叫「お姉さん（姊姊）」。這對中華民族來說，是很不可思議的。在中華文化裡，輩份的認定至為重要，叫錯輩份甚至會被主動糾正。

例四：在日本，有一個中國人與日本朋友上卡拉 OK 廳，輪到日籍朋友點歌時，只聽到在裡面打工的中國留學生對著麥克風報幕說：「次は O 番テーブルのおじさんに一曲お願いしましょう（下面有請 X 號桌的叔叔唱一首歌）」這一聲充滿「敬意」的「おじさん（叔叔）」稱呼，使得原本興致勃勃的日本友人一下癱軟在座位上。不過，在中國，這樣的稱呼卻是司空見慣的。

筆者之前在臺灣認識的一個同學帶她親戚的孩子來玩，那小孩看到筆者以後就很自然地叫叔叔，雖然或許我夠資格被稱為叔叔，但是還是覺得不好意思，同時也感到很無奈，因為筆者也已經到了當叔叔的年齡，而無法拒絕這樣的稱呼。

沒有接觸過華人的日本人常不能理解這些華人社會的稱呼方式，而在這些稱呼裡包含著尊重長輩的意義。一般而言，日本人被稱為像叔叔、阿姨等時，他們一定會覺得很不高興，因為他們覺得這是一種很失禮的行為。在日本社會中，這樣的稱呼暗示他們已經有了一定的歲數。這些稱呼只有稱呼的功能，但卻沒有尊敬的意涵，因此一般在社會被認為年齡已到了中年地步或已有小孩子的情況下，這些稱呼才會使用。通常年齡差不多三十歲而已經有了孩子的人，被認為是叔叔、阿姨算是自然的，但是有些人即使超過該被叫這些稱呼的年齡，仍無法自然地接受這些稱呼。

總之，日華人間在社會稱呼上會有這樣的不同，陳端端認為，這是由於日華文化對「年齡意識」的差異所致。因此，在日中兩國，五六十歲的人聽到有人稱之為「爺爺（おじいさん）」、「奶奶（おばあさん）」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華人可能會覺得很高興，日本人則會整天鬱悶。在日本，一般稱五六十歲的人為「おじさん（叔叔）」、「おばさん（阿姨）」。

這也體現出日華人在「年齡意識」與「輩份概念」上的差異。由陳端端（2003：12-13）以下的實例我們可看出日華人在年齡意識上的差異：九月九日是中華民族的敬老節，學生們按照禮儀習慣給一位年長的日籍教師獻上了鮮花，並祝教師「節日快樂」。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祝賀，該位教師一臉尷尬，連連表明：「不、不，我還年輕。」事後該教師急忙問明其他教師：「我看起來很老嗎？」才知道該中華文化的源由並且平復了沮喪的情緒。

另外，相原茂（2009：243—246）在他 2009 年出版的著作裡提到，最近在中國與臺灣城市，對社會稱呼看得到明顯的年齡意識變化。比如說，

有一個年齡二十歲左右的年輕男子，要問外表五六十歲的男性路時說「老大爺，到北大怎麼走？」這個被問路的男性就不高興地回答「當然用腳走」。因為被叫做「老大爺」的男性，他覺得自己並沒有那麼老，被陌生人叫做「老大爺」讓他感到生氣。另一個例子是，在某公司同事之間，一個同事要讓孩子向比自己年齡大的二十歲同事打招呼時，她要孩子說「快叫奶奶，說張奶奶好！」。但這位同事一聽到「奶奶」就變很尷尬的樣子。相原茂（2009：243—246）說這種現象最近在中國和臺灣城市是很常見的。在他們之間對「輩份」概念是有變化的，特別是在陌生人間或者不熟的人之間，這個傾向特別明顯。不過在農村裡幾乎看不到這樣的現象，他們依然喜歡往大的一方叫，他們認為叫得大就顯示出尊重之意。在中國現在城市和農村間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隨著經濟的發展，不同地區對「年齡」等的「感受性」差距將來也可能會更大。

3.6.2 日華語「老」字概念與稱呼影響

在日本成人間彼此的稱呼方式，通常是「姓」或「名」加上「さん」的方法為主，如：「鈴木さん」、「左藤さん」的「姓+さん」方式，或「大介さん」、「太郎さん」、「花子さん」的「名+さん」方式。在華語裡親屬類社會稱呼常用來稱呼不熟識甚至完全不認識的人，藉以拉近彼此的關係，而日本人則絕不會以親屬稱呼來叫一個陌生人，事實上，日語中的親屬類社會稱呼通常只限於小孩稱呼認識的非親屬長輩時使用，當一個小孩遇到朋友的父母時，常用朋友的名字後面加上「パパ(papa 爸爸)」、「ママ(mama 媽媽)」的方法。例如有一位小朋友的名字是太郎，他的朋友可以叫他的爸媽「太郎パパ」、「太郎ママ」。「パパ papa」、「ママ mama」為日語裡從英語翻譯過來的爸爸、媽媽的稱呼。

日本人覺得對於這種從英語借入的爸爸（英語為「papa」），媽媽（英

語爲「mama」)的呼稱沒有像日語的叔叔(日語爲「おじさん ojisan」)、阿姨(「おばさん obasan」)一般的反感，這種稱呼的方式，近幾年來甚至在大人間也能通行。日本人對於這種稱呼方式比較不像被稱爲「おじさん(叔叔)」或「おばさん(阿姨)」那樣的反感。這種用法近年來甚至逐漸通行於成年人間。

流行這種稱呼的原因也許和前述提到的日本人對「老」字「大」字的理解概念有關連性，其實日語的「叔叔」和英語的「papa」、日語的「阿姨」和英語的「mama」是一樣的意思，但是英語聽起來可以給人家沒有像日語的「叔叔」「阿姨」一樣「老」的感覺，這應該跟詞彙所帶來的印象也有關。總之，在日本沒有像華人一樣的輩份的概念，日本人喜歡被看待年輕、往小的，可以看出日本人在稱呼人時與華人的完全相反。

這些親屬類稱呼語在華語裡還往往用來稱呼素不相識的人，如一位小學生或中學生向路過的一位女士問路時，一般會說「阿姨，去這裡怎麼走？」，這種問法在日語中是行不通的，日本人不會叫一位陌生人爲「叔叔」或「阿姨」。對於陌生人，華語可以使用對陌生人的稱呼，如「師傅」、「教師」、「大夫」、「同學」、親屬稱謂等，但日語卻往往沒有一個明確的稱呼。在上述情況時，日語只能說「すみません、ここへはどうやっていきますか？(不好意思，到這裡怎麼走?)」，而不用加上一個明確的稱呼。

根據畢繼萬（1998：170）的研究及筆者整理的稱呼研究，日華語稱呼與人際關係對比表如下：

	陌生人	關係較遠者	關係較近者	關係親密者	最親密者
日語	無	姓+職務 (限制於老師、醫生、律師等職務) 姓+さん 姓+様	姓+さん、くん、 ちゃん 名+さん、くん、 ちゃん	姓 姓+さん、く ん、ちゃん 名 名+さん、く ん、ちゃん 暱稱	暱稱 名 親屬稱謂
華語	師傅 老師 大夫 同學 親屬稱謂	姓+職務 姓+職稱 姓+尊稱	尊稱 姓+尊稱 老/小+姓+同志 名+同志 名 老/小+姓	尊稱 名 姓+親屬稱謂	暱稱 名 親屬稱謂

3.7 日華夫妻之間的稱呼差異

在夫妻之間，日本女性在家庭多用「名+さん」，結婚後依然保持這種稱呼的較普遍。但是孩子出生之後，夫妻之間的稱呼方式幾乎都彼此叫「爸爸(パパやお父さん)」、「媽媽(ママやお母さん)」，叫彼此的名字機會漸漸變少，在孩子面前，丈夫、丈夫的父母及自己的父母往往稱其為「おかあさん(媽媽)」、「ママ(媽媽)」，這是因為大家都站在孩子的立場上互相稱呼。筆者的父母在我面前彼此會叫「爸爸」、「媽媽」，他們的主語也是一樣「爸爸」、「媽媽」，不過當筆者不在他們面前時，媽媽使用的稱呼會變成「あなた(女性叫男性時使用的「你」)」，爸爸則幾乎不叫媽媽的名，也很少聽到「おまえ(你)」之類的稱呼，可見在日本不少人在不同的情況使用不同的主語、稱呼、詞彙。

根據崔霞（2004：85）的研究指出，中國北方也有類似的稱呼如「孩子他媽」。夫妻之間，妻子鄭重禮貌地稱丈夫為「あなた（你）」、「おとうさん（爸爸）」。在日本，丈夫稱呼妻子卻用常有輕蔑意義的詞語，如：「おまえ（你）」、「おい（喂）」、「おい（喂）+名」，這在日本常見的稱呼。但現在有些女性對這種現象很反感，因為這讓她們覺得自己像是被吆喝的什麼動物，因而覺得自己不受尊重。所以有些女性勇敢地提出「自分の名前は『おい』ではありません」（「我的名字不叫『喂』」）。

另外，在臺灣區域使用的台語裡也有日語詞彙的「あなた（你）」，但是台語的「阿娜達」的意思與日語的「あなた（你）」的意思稍微不同。台語的「阿娜達」是華語「情人」、「男朋友」的意思，使用時須留意。

3.8 小結

對於日華稱呼方式，兩者之間都有尊重對方的思維，而且理解恭敬稱呼語是社交時說話人對受話人使用的一種尊敬稱呼語，但在一般的日本社會當中，日語的交際性稱呼語還是不像華語一樣分辨得清楚。而且，日本人沒有像華人一般的輩份概念。接觸過華人社會的日本人常不能理解這些華人社會的稱呼方式，而在這些稱呼裡包含著尊重長輩的意義。日華之間在社會稱呼上會有這樣的不同，因此兩者之間容易發生誤會，所以進行稱呼教學時教師該給學生解釋具體的稱呼使用方式。

第四章:日華寒暄問候語對比與分析

招呼語是兩人相識後或相識者見面時的問候語，是說話人肯定自己與被招呼者之間關係的一種標誌，是禮貌語言很重要的一個部分。相識者和熟悉人之間的招呼語一般有兩種情況：每天或經常見面時的日常招呼語和久別重逢時的招呼語。

在日本人與華人的交往中，兩者之間難免文化誤解。雖然兩者都是亞洲國家，面孔也是一樣的黃種人，但是在文化背景與思想方面還是存在很大的差異。許多日本人與華人不瞭解招呼語的文化差異及其可能造成的文化衝突，而習慣將華語招呼語直譯成日語或者直接搬用華語招呼語，因而造成許多不必要的誤解甚至嚴重的文化衝突。

根據魯寶元的研究（2005：303）指出，日本人容易覺得華人說話過於直接，而難以接受。此原因和日語的特色很有大的關係，日語的特色就是慣於使用模糊語句、推測語句、客觀陳述句等的表達方式，而且華語不會頻繁地出現這些表達。此外，華語含蓄、謙遜、委婉等表達方式也比日語少。在跨文化交際中招呼語的文化差異及其可能造成的文化衝突屢見不鮮，因而值得研究。

4.1 日華招呼語的文化衝突

人們在相遇的時候，通常都會先客套寒暄一番，然後才離開，或是進行更進一步的談話，而問候也顯示了雙方間的關係。根據朱憲文(2006：62)的研究指出，寒暄問候常常只是一種形式，而沒有真正實質性的意義，是進入正題之前的緩衝地帶，心理上的準備階段。根據畢繼萬(1998：177)的研究指出，對於日華招呼時易引起文化衝突的表現主要有如下五方面：

(一) 有些招呼語被理解成了解信息的問題。例如，對華語的「吃了嗎？」，其他國家的人會理解成是要瞭解對方是否已經吃飯，因而往往被看成是請人吃飯或要求與對方共同進餐的發端語。在英語國家，在未婚青年男女之間使用則會被對方理解為幽會的要求語。

(二) 有些招呼語又會被人理解為對別人私事的無力探聽和粗暴干涉。例如，對「幹嘛去呀？」和「幹嘛去了？」，有些外國人都理解為探聽別人私事的問句，有些人甚至懷疑華人都是特務，住在中國旅館的外國人常常會遭到中國旅館服務人員的類似詢問。

(三) 也有些外國人抱怨華人常常毫無意義地提出一些明知故問的問題。例如，見人買菜時問「買菜呀？」，見人正朝電影院走去時問「看電影去呀？」等。

(四) 外國人還認為華人愛說一些奇怪的「大實話」。例如，「吃飯去呀？」、「擦車啦？」、「您來啦？」等。

(五) 華人以「叫人」的方式打招呼也會被外國人理解成因事喊住對方，因此聽到華人叫他們時他們常常會停下等候你的「下文」。

根據徐萍飛（2001：147-148），華語的問候語大略可分為三種：（1）客套話、（2）敬稱、（3）指事。以下將分別陳述討論。

4.1.1 客套話

有「你好」、「您好」、「吃了嗎？」、「上哪裡去？」、「幸會、久仰」、「好久不見」等等。「你好、您好」是最為普遍的見面問候語之一，「您好」為「你好」的尊敬語，從使用的群體來看，一般多用於知識階層之間，市井老百姓很少用這一問候語。「吃了嗎？」這一問候語很具中華文化特色，常常成為懂一些華語的外國人之間的談笑資料。但這一問候語

也不是任何什麼場合都可以用的，它只能用於非正式場合，並且一般只能在飯前後時間才能使用，這是因為雖然它已經成了沒有實質性意義的寒暄語了，但它畢竟是從「吃飯」這一具有實際意義的詞虛化而來的，因此多少還含有字面上的意思。從使用的對象來看，它只能用於同事、同學、朋友等熟人之間，不能用於陌生人或不熟悉的人之間。

4.1.2 「敬稱」

這是華語比較獨特的問候方式之一。這種招呼方式，常常用於下級對上級或晚輩對長輩等。例如在校園裡，教師和學生相遇，學生往往叫一聲「某某老師」就算跟教師打招呼了。在社會上，遇到年紀比你大的熟人，叫一聲「老X」作為招呼：在公司裡，下屬遇到上司，叫一聲「老總」作為招呼。這種招呼方式往往僅限於輩分、級別不同的人在路上相遇時使用，它一般不用於正式場合。

以下是陳端端（2003：14）針對日華這種問候上的差異而舉出的一個例子：有一個日籍教師為了趕緊張的早晨時間，快步走上外文大樓樓梯時，不時從身後傳來「先生（教師）」的呼喚，該教師趕緊「はい（欸）」一聲並停下腳步想聽下文，卻見到學生一個個從身邊走過。由此可見日華之間這種在問候上的差異。

4.1.3 「指事」

即主動打招呼的人特意把對方正在做的事說出來，如看到有人在打網球就說一聲「打球呢」，看到客人在看電視就說「看電視哪」，就算跟對方打過招呼了。這種打招呼方式多用於熟人之間，一般不用於正式場合。

4.2 日常生活裡問候對比

4.2.1 「初次會面」類

在日本第一次見面時，通常使用的問候語是「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ねがいたします。(初次見面，請多關照)」。這是在正式情況或非正式情況都使用的問候語。根據畢繼萬(2009:175)的研究指出，「當今華人第一次見面時的問候語一般比較簡單，說一句『你好』就行」，日本的華語研究者相原茂(2000:02)的研究指出，「華語的『你好』是萬能問候語，不管是什麼時間或第一次見面時都可以使用的說法」。日語裡表達「你好」的問候語，有嚴格的時間劃分，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早上好)」、「こんにちは(你好)」、「こんばんは(晚上好)」，華語一般日常生活中不管在什麼時候都喜歡用「你好」。

至於初次會面問候語，華人還常用別的客套語表達問候的意思。根據畢繼萬(1998:175-176)的研究分析，有如下例如：

- (一) 雙方都可以說「幸會、幸會」，表示跟對方相會很榮幸。
- (二) 文人學者之間喜歡用「久仰、久仰」，表示羨慕已久，回答為「不敢不敢」，或「哪裡哪裡」，表示不敢領受。
- (三) 主人對來訪的客人說「歡迎、歡迎」，表示的是很高興地迎接，回答是「謝謝」或「對不起，打擾了」。

這些用語突出的都是對別人的尊敬和關切，體現出中華文化卑己尊人和相互關切的禮貌原則。在這個時候日語的問候語與華語的有差異。日語的初次見面問候語為「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初次見面、請多關照)」，回答是一句「こちらこそどうぞよろしく(我才需要您的多多關照)」，日語的問候語跟華語的比起來，日語的沒有華語那麼多變

的問候方式，而且如上所述華語的「幸會、久仰」一般用於正式場合，而日語的「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初次見面、請多關照）」卻用得非常普遍。例如華人第一次見面時，在非正式場合彼此會說「你好」，在正式場合彼此會說「幸會」或「久仰」。但在日本不論正式場合還是非正式場合，第一次見面時都會說「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初次見面、請多關照）」、回答會說「こちらこそどうぞよろしく（我才需要您的多多關照）」之類的話，因此我們可以說日語的初次問候語「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初次見面、請多關照）」相當於華語的「你好」和「幸會、久仰」。

「幸會」、「久仰」都是初次見面時的問候語，它一般用於很正式的會面，意指「見到你感到十分高興」、「仰慕已久」。另外，「久違了」、「好久不見了」都是在隔了一段時間後重又碰到老朋友時的問候語，流露出說話人急於見到對方的焦急、盼望的心情。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樣，這些問候語已失去了它的實質意義，它只起到寒暄表情的功能，所以說話人到底是否急於想見到對方，只有說話人自己知道，我們也沒有必要去知道它。

以筆者的見解來分析，兩位不相識者第一次見面時，需要自我介紹或由認識雙方的第三者介紹。日本人與華人的自我介紹的基本特點相似，都分正式介紹和非正式介紹。正式介紹都用於正式場合或第一次見面的有身份者或尊貴者相識時；非正式介紹則用於一般非正式場合或不相識的同事和同學之間。在正式介紹中，日華用語都很正規和禮貌，句子也較長，對被介紹人的姓名、職務和身份都必須交代清楚，有時還要說明被介紹人與自己的關係；非正式介紹中，日華句子都較短。

在於正式介紹時，根據畢繼萬（1998：171-174）的研究指出，華人一般是在已知對方是誰而只需介紹自己時才主動自我介紹，常常發生在

下級對上級或到其他單位辦事之時。在一般社交場合與人第一次見面時，則習慣於詢問對方的姓名。如對方不問自己，不一定主動告訴自己的姓名。在詢問他人姓名時，爲了表示禮貌，一般都要使用敬語，回答則要用謙辭。如「您貴姓？」、「您怎麼稱呼？」、「不敢、不敢。我叫張大年」。

在日本一般的公司職員都帶著自己的名片，通常用名片自我介紹的機會很多。以筆者的經驗來分析，日本人不論是在正式或非正式介紹情況都喜歡使用名片自我介紹，名片上通常有公司名和職稱，比較容易使對方相信理解自己的存在和地位。也許和工作種類有關，但是華人和日本人比起來自我介紹時使用名片的機會不多。

在日本一般社交場合與人第一次見面時會詢問對方的姓氏。即使對方不問自己，通常自己也會主動告訴對方自己的姓氏，但不會介紹姓名。在詢問他人姓氏時，一般都要使用敬語，不過詢問方式和華語稍微不同。華語的「您」是敬語，不過詢問時若使用日語的「您（日語的「あなた」）」會給對方太突兀的感覺，所以在日常對話中，日本人有避免使用人稱代詞「你我他」的傾向。根據盛維丹（2001：57）的研究，這一是由於民族性格和語言心理有關係。二是由於日語結構本身的特殊性。筆者若被別人叫「你」就會覺得對方對自己太直接。日本是個單一民族（除了北海道的阿伊努原住民之外），講單一語言，人們對客觀事物的感受與認識比較接近，語言方面隔閡少，能做到彼此心思相同的語言默契。日本人一般不直接表露自己的意圖、感情，爲了不使對方感到難堪，常以委婉、含蓄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另外，日語有發達的敬語表達體系。一種自謙或敬他的表達往往隱含了人稱代詞「你我」，體現施恩受惠關係的接受表達亦包含了主語和補語。

筆者自己在日本自我介紹時通常不太說自己的名字。在日本自我介

紹時，如果是正式情況的自我介紹方式大概是這樣子的：「初次見面，敝姓光井。我在○○公司工作。請多多關照。」像這樣的一般內容。如果是和工作無關的非正式情況的自我介紹方式大概是這樣子的：「初次見面，我姓光井，我在北海道長大，請多多關照。」像這樣的一般內容。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場合，在日本第一次見面時就介紹自己的名字會令人覺得有一點奇怪，因此在日本一般社交場合通用的稱呼是姓氏。

對比日華自我介紹方式就看出，日本人和華人都比較重視單位團體的作用。在社交場合，華人介紹自己的身份時，往往只介紹自己的姓名（或者只是姓）和工作單位，對於自己的職業則不一定人人提及，至於職務和職稱就很少有人主動自我介紹了。例如，「我叫王長春、是北京大學的教師」，「我姓劉、在外資公司工作」之類的。日本也有這樣的傾向，但是和不多人的自我介紹時使用名片是普通，看名片就知道他的職稱。

4.2.2 「你好」類

上述三種情況中，第二種「稱呼」和第三種「指事」是日語裡所沒有的。日語裡的問候語可以說都是一些客套話，但日語問候語的客套話和華語中的客套話不盡相同。在上述提到，華語的「你好」表達在日語裡有時間的劃分，早上、中午、晚上都會使用不同的問候語。華語的「你好」算是個一種萬用語。不管什麼時候都可以用「你好」來問候。

以筆者的見解來分析，華人之間通常「你好」這個問候語，在熟悉關係之間很少用到。華語的「你好」等於英文的「HELLO」，日語的「こんにちは」。英語和日語的「你好」在很多時候可以用到的問候語，不管什麼樣的關係都可以用到的問候語，但是華語「你好」在很熟悉關係之間常用的話，聽起來有一點不自然，兩個人關係之間存在一段距離。

有關華語的「早上好」、「晚上好」的用法，畢繼萬（1998：178）的研究指出，「華語中沒有英語問候語的「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Good evening」之類的用語。新聞和娛樂界的人士現在也愛用「早上好」、「晚上好」問候觀眾和聽眾，但這些都是外語的直譯，尚未為絕大多數普通人所接受，許多人說的「早」、「你（您）早」、「老師早」等可能是「你起/出來（來）得真早」等用語的簡化。

在於學習華語時，初級班的學生有容易亂用「你好」的傾向。這種現象導因於他們的母語表達習慣，筆者剛開始學華語時也不知道在很熟悉的人們之間不太使用「你好」的事實，所以對連每天見面的華人朋友都說「你好」。有個臺灣朋友有天向筆者提到在華人社會中，很熟悉的朋友之間不太使用「你好」。總之，學習外語時，學生有直接以母語來套用目標語言的傾向。筆者之前要打電話給朋友時總說「喂，××嗎？你好」。日語的「你好」可以翻譯成日語的「げんき？（元氣？還好嗎？）」，因此筆者剛開始學華語時也常無法正確判斷「你好」的使用場合。

筆者認為初級階段學生很難掌握問候語該使用的場合，因此容易把母語的說法直翻成華語來使用。筆者之前在臺灣某語言中心學習華語時，每個禮拜五下課後大家都說「週末快樂！」，因此以為這個問候語是在一般生活會使用的，不過後來才發現，在語言中心之外很少接觸到這個問候語，事實上，這個問候語就是英語的「Have a good weekend」，但在臺灣一般場合卻不常用。因此，如果華語教師能在課堂上提及相關情形，外籍生將可以更了解華人生活之間的問候語使用習慣。若筆者所認識的臺灣人沒向筆者提到這些問候語的規則，也許就一直沒有辦法發現自己的誤用。

4.2.3 「出行」類

「上哪裡去？」也和「吃飯了嗎？」一樣，它只能用於非正式場合及熟人之間，並且只能在對方有活動的場合才能使用。根據施玉惠(1999：123-132)的研究指出，有些問候語是華語獨特的說法，如：「下班了?」、「出去啊?」、「去買菜啊?」、「出去吃飯?」等等。這些行為一看就知道，說話者的真正的意圖不是詳細的回答，而是要跟他進行簡單的問候，不然就是說話者怕兩個人之間沈默不語，因此試圖說什麼話而已。雖然這些會話內容看起來沒有什麼內容，畢繼萬（1998：177）指出，「這些內容令外國人感到華人為什麼喜歡這些奇怪的問候語」，不過對華人而言，這些問候語很親切，表示他們的關係很熟悉的關係。這一問候語和「吃飯了嗎？」一樣，它只能用於非正式場合，這是因為雖然它已經成了沒有實質性意義的寒暄語的關係。

4.2.4 「吃飯」類及「天氣」類

華語常用的「吃飽了嗎？」，這句問候語是日語中卻沒有的。日本人聽到這句話總也無法把它與問候語聯想起來，不理解華人為什麼總問他們有沒有吃飯，是不是想請他們吃飯。但日語中也有一些華語中較少用的問候語，如「きょうはいいお天気ですね（今天天氣真好）」、「先日はどうも（前些日子實在是…）」。在日語的問候語中，「きょうはいいお天気ですね（今天天氣真好）」是用得相當頻繁的。日本人在路上碰到熟人時喜歡談論天氣的話語，對方也只需敷衍一聲「ええ、本当にいいお天気ですね（是啊，真是個好天氣）」之類話就很得體。這一問候語就像華語中的「吃飽了嗎？」、「打球呢」類似的，是一種非正式場合的問候語，它也給人一種無話找話的感覺，但它用途相當廣泛。華語中也談論一些

有關天氣的話題，但一般它不開門見山就用，它常常出現在問候語後面進行進一步的寒暄時使用。

日本人開始吃飯時常會說「いただきます（開動時說的問候）」，但是華語裡面沒有和「いただきます」功能一樣的說法。在中華文化裡聚餐時要做東的人會對客人說「請」或「來來」等用語，客人則會說「那，我就不客氣了」、「謝謝」之類的話，然後就開始吃飯，這種交談就含有日語「いただきます」的意思。此外，日本人習慣把在華語該說「謝謝」的場合說成「對不起」，這是受到日語中「謝謝」和「不好意思」都用「すみません」表達的影響。因此，日本人在使用華語時常會猶豫該說「謝謝」或「對不起」才好。

另外，日語的「いただきます」和「ごちそうさま（吃完飯之後說的問候）」是吃飯的人「宣告」自己的心情，這種宣告具有有感謝的意義，雖然這種表達方式表面上是「宣告」自己的進食狀態；但是華語裡，吃飯時會出聲招呼的是主人，用餐將畢時，主人也會以「請」、「再多用一點」來招呼客人，客人則會以「吃飽了」來回應，而這正好跟日語呈現出相反的情形。被招待的日本人的客人吃飽飯後會不由自主的說「ごちそうさま」，但華語裡也沒有相對應的說法。日本人在快要吃飽的時候或者要停止吃飯時，常會說「ああ、おなかいっぱい（我吃飽了）」。對華人而言，日本人「ああ、おなかいっぱい（我吃飽了）」的這種表達方式會給人家很突兀的感覺，也因此給華人感到難以理解。華人在說「吃飽了」時，主人還是會繼續請客人多用點，在這種的情況下，客人就會說「謝謝,我已經吃飽了」。因此如果日本人在說華語時，把「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直接翻譯成「吃飽了」是很不恰當的。

華人和日本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在風俗習慣、宗教習慣、思維方式、道德觀、價值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例如，在日本留學的

中國人和他的日本鄰居間的會話就可看出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溝通方式的差異。鄰居熱情地打招呼「きょうは暑いですね。(今天很熱呢。)」留學生也親切回答「いいえ、暑くないですよ。(不，我不會熱。)」聽到此話，鄰居卻有些不悅和尷尬，留學生也對鄰居看尷尬的樣子感到莫名其妙。事時上，在日本經常以天氣季節等話題作為寒暄內容，而那天是不是真的很熱並不是話題的重點。



4.3 華日寒暄問候語對比

在 4.2 介紹的寒暄問候語，日語中通常存在客套話，但日語的客套話與華語的客套話不完全對等，以下筆者製表說明其間差異：

類型	華語	日語
「你好」類	你好/您好（最常用） 早上好、晚上好（播音員使用）	較有明確之時間劃分，並存在有（社群）內外之別： 內：おはよう（早上好） 外：こんにちは（你好） 外：こんばんは（晚上好）
「初次會面」類	一般只使用於正式場合 「幸會、久仰（大名）」 「請多多指教」（正式學術場合）	使用情境甚為普遍 A：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初次見面，請多關照） B：こちらこそどうぞよろしく（我才需要您的多多關照）
「吃飯」類	「吃飯了嗎」、「吃飽了嗎」、「吃過了嗎」等等	在日語中沒有，也無法與問候語連結，因此他們不理解為何華人常問他們是否吃過飯了，他們會覺得是不是想請他們吃飯。
「出行」類	「上哪兒去」，日中相似。但華語可能會繼續追問下去，日語則單純表示對他人的關心。	A：どちらへ（上哪兒去） B：ちょっとそこまで
「天氣類」	華語也有談論天氣的話題，但多作為進一步寒暄時用，因此一般會有其他問候語在該話題之前。	日本人在碰到熟人時常直接以天氣作為問候語。 A：今日は良い天気ですね（今天天氣真好） B：ええ、ほんとうに良い天気ですね（是啊，真是好天氣）

4.4 華日讚揚表達之差異

根據畢繼萬（1998：178）的研究指出，日華語招呼語裡都有評論型的招呼，評論就是見景評論，即見人在做什麼時，就以所見的事情為題，用一種讚揚或祝願的說法打招呼。在這一類型中，日華語之間存在著不可忽視的文化差異：

一、華人見景評論時既有讚揚語，也有大量中的中性描述；例如，見人正在擦車，既可以說「真勤快，車子總是擦得乾乾淨淨！」，也可以說「擦車啦！」。日本人對華語中的中性評論難以理解，認為不加評論的招呼語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實話。

二、日語打招呼的讚揚重在對人外表的欣賞，華語卻重在內在品德或精神的能力；例如，日本人見到女性時通常以讚揚其貌美、髮型、衣服或化妝吸引人為禮貌的招呼語，這些內容雖然誇獎人和被誇獎人之間也有關，但是和華語的比起來日語的讚揚方式不太一樣，華人中除了一些新派人士以外，還不易接受這種讚揚，甚至還會感到有些不雅，在華人世界異性之間忌諱涉及別人的外表。

華人在鄰居和熟悉的同事之間涉及的讚揚語一般是對別人工作態度和品德修養的奉承。例如，「你來得真早」、「這麼晚才回來呀」、「真勤快，屋子總是整理得乾乾淨淨的」等等。上述的有些讚揚內容日本人不一定覺得這是讚揚對方。

4.5 日華道別表現對比

當人們相遇而後要分離時，也常常有特殊的禮貌語言形式出現，即道別語言。徐萍飛（2001：148-149）認為，在表示告別時，日華語也有不同

之處顯示出雙方文化的差異。華語中除了最常用的「再見」之外，如飯後跟客人告別時一般還會加上一句諸如「多謝」、「麻煩你了」、「打擾了」、「讓你破費了」等等。送客人出門時還要加上一句「請慢走」、「有空再來」等，客人一般會說「請留步」、「別送了」等等。如朋友或親人遠行，在臨別之際，送行的人還會加上一句「祝你一路平安」、「請多保重」等以示關心。日語中與華語「再見」相類似的是「さようなら（再見）」，但是它們並不是完全等同的，而日語的「さようなら」意為「それではお別れします（那我們就分別吧）」，是以分別為前提的，所以在分別時，華語可以毫無顧忌的使用「再見」，而日語卻不太愛用「さようなら（再見）」，往往根據語境不同而選擇不同的告別語。例如在電話裡，在要結束通話時，華語往往用「再見」來結束，而日語卻往往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謝謝）」、「態々ご連絡くださ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謝謝您特別跟我聯絡）」、「よろしく願います（拜託您了）」等來結束。在要出門前，華語也是相互道一聲「再見」的，而日語卻用「行って来ます（我去了）」、「行ってらっしゃい、気をつけて！（去吧！小心點！）」，下班前華語是互道「再見」的，而日語往往用「お疲れさまでした（您受累了）」。除此之外還經常用，「お先に失礼します（先告辭了）」、「お大事に（請多保重）」、「お元気で（請多保重）」、「お邪魔しました（打擾您了）」等等來代替「さようなら」。華語也可以使用「我先告辭了」、「請多保重」、「打擾您了」之類的告別語，但是華語往往在其後面還會再加上「再見」的，而日語這些話往往就是代替「さようなら」，在其後面一般不再加上「さようなら」了。這是因為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樣，日語的「さようなら」是以分別為前提的，所以日本人在與人告別時避免用這個詞，而喜歡根據不同的場合選擇不同的告別辭，也正因為如此日語中才有了那麼多代替它的詞，這對習慣於用「再見」來道別的華人來說無疑是一大難題。日語中沒有類似於華語中的「請慢走」、「請留步」、「別送了」之類的告別語，也沒有把客人

送到很遠的習慣，日本人送客人出門時，一般在正門處客人說一句「お邪魔しました（打擾您了）」主人說一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気をつけて（謝謝您，路上小心）」後，再互相深鞠躬一下就行了。因為他們沒有遠送的習慣，所以就不會有「請留步」、「別送了」的告別語。

以下筆者製表說明其間差異：

類型	華語	日語
「再見」	再見：為最常用的道別用語，依場合還可能有其他用語搭配使用。	さよなら（再見）：日語中的さよなら以「分別」為前提，因此一般少用。在華語裡常與「再見」搭配使用的告別詞語，在日語中則代替さよなら作為整個告別用語。
其他	1.飯後告別：「多謝」、「麻煩你了」、「打擾了」、「讓您破費了」 2.送客人出門： 主：「請慢走」、「有空再來」 客：「請留步」、「別送了」（日本人沒有遠送的習慣，因此這個禮貌用語讓日本人難以理解） 3.送人遠行：「祝你一路平安」、「請多保重」	1.結束通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謝謝）、よろしく願います（拜託了） 2.出門前： A：行ってきます（我去了） B：行ってらっしゃい、気をつけて（去吧，小心點。） 3.下班前：お疲れ様でした（您辛苦了） 4.其他：お先に失礼します（我先告辭了）、御免ください（對不起）、お大事に、お元気で（請多保重）、お邪魔しました（打擾了）、じゃ（那麼（就這樣））、また明日（明天…再（會））

4.4 小結

以上我們可以發現，和日語相較，華語的問候語言有較多種類。雖然日語在客套話種類下也可以分為許多類型，但整體而言，日語問候語的靈活度仍然不像華語的問候語有那麼多種選擇性。郭硯君等（2009：291）甚

至認為，華語和日語相比，華語的寒暄語較為五花八門，再加上地域差異等因素，可說是難有體系可言；反觀日語，則有較明確的使用模式。此外，華語的寒暄語較為開門見山，也因此較有「吃飯類」、「出行類」之類的問候客套話，這些客套話在某些場合情境下，甚至可以帶有一定的實質意義，因而不僅止於形式上的問候。至於日語，在進入正式的談話內容之前，必定有形式上的寒暄問候語言。

針對華語與日語間道別語言的比較，似乎兩種語言的道別也都有很豐富的表現形式。不過，我們認為，華語裡不管用了什麼其他類型的道別語言，「再見」類的道別用語通常還是會出現。反之，日語通常直接以「其他」類代替再見類的「さよなら（再見）」，因此初學日語的華人，尤其在遇到像「じゃ（那麼（就這樣）」、「また明日（明天…再（會）」這類簡短，而語義似乎未盡的道別用語時，可能會覺得很不適應，而仍傾向使用反而平常較少使用的「さよなら（再見）」；反之，初學華語的日本人，可能會因為「さよなら（再見）」特殊涵意的負遷移，而減少使用華語「再見」的頻率，這些都是教學中需要注意的。

第五章:日華致謝與道歉的對比與分析

5.1 華人對「致謝」之看法

黃永紅（2001：35-36）認為，中華文化屬於「高語境文化」，而歐美文化屬於「低語境文化」。低語境文化的模式是分散、差異。在這種模式中，個人的意見和與別人的分歧是被稱讚的，一定程度的衝突被認為是有積極意義的。譬如說，在美國意見的衝突和據理力爭被認為是一種民主的表現，所以美國的交際方式是富有衝突性的。低語境文化的價值取向是推崇個人主義。人們可以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而爭吵。

高語境文化的模式是統一、同一。人們主張和諧，盡量避免緊張氣氛。人們通常採取各種策略避免矛盾發生，而一旦有衝突，又馬上誠懇道歉，從而避免衝突激化。華人社會交往關係遵循下列原則：

- (1) 人們應該服從上級或長者
- (2) 等級觀念強
- (3) 遵循集體主義價值取向

因此，每個人成功地扮演自己的社會角色，如領導、下級、父親、兒子、朋友、妻子等，就能取得社會的和諧。從道謝方式來看，由於華人的交際方式重和諧，盡量避免衝突。

受人恩惠的時候說一句「謝謝」是人之常情，但是伴隨跨文化交流不斷擴大，有必要時這個「人之常情」重新審視。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國家或民族都把說「謝謝」當作是一種「人之常情」。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表達謝意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在有的民族中甚至把「不言謝」可做「人之常情」。這種「不言謝」的民族首推印度。根據畢繼萬

(1998: 180) 的研究指出，在印度語中是沒有像華語中的「謝謝」、日語中的「ありがとう」和英語中的「Thank you」這樣表達謝意的說法。在華人社會關係密切的同事之間如果沒有特殊情況的話是不說「謝謝」、「對不起」之類的話，而在日本則不然，如果以前別人請自己吃過飯，在下次見面的時候一定要說「上一次多謝款待」、「上一次真是謝謝了」這樣的客套話，來向對方再次確認自己曾領受過恩惠的事實。在這種情況，普通華人不太會表達如此，不會反覆道謝的。因為，華人認為請關係密切的朋友吃飯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如果反覆說「謝謝」、「多謝款待」之類的話反而顯得見外了。

根據相原茂(2007: 78) 的研究指出，華人遲到時會道歉，但是道歉的方式和日本人不同。華人通常要抱歉時會先說「對不起」，然後再解釋遲到的詳細原因，但是此時的解釋常使日本人覺得不耐煩，例如：「我要出門時母親不小心跌倒，所以得帶她到醫院去」、「平常半個鐘頭會到，但是今天路上有車禍，所以花了一個鐘頭」等等，這樣的解釋內容常有仔細卻又過份冗長的傾向。日本人在道歉時則常以低姿態的態度來表達，例如：「不好意思，我遲到了。真的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之類的道歉方式，在道歉過後，雙方就會開始進行原本預定的活動，總之，可以說日本人比較重視「道歉姿勢」，但華人則比較重視「有正當理由的道歉」。

筆者最近回日本時跟一位朋友見面，他最近才結婚了，所以筆者請他一頓飯。要付錢時，朋友對我說「謝謝你的款待」，之後同一天去了另外一家餐廳跟別的朋友聚餐，我們要分開時他跟我沒有表達謝意。雖然我們關係很熟，但是還是我忍不住覺得他不太懂禮貌的日本人。當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有這樣的想法，不過日本人對表達謝意的方式很敏感的原因是在日本很熟悉之間也要考慮到對方感受的關係。在日本即使關

係密切的朋友之間，仍然需要有一定的禮貌，需要表達謝意，要不然容易認為不懂禮貌的人，不過在華人世界以日本一樣的態度來接觸朋友的話，他們也許覺得太見外，令人感到不親切。

5.2 日語裡的「致謝與道歉」

日本人在與他人接觸和交往過程中，總是擔心失禮，日語「失礼します（不好意思、打擾一下等之意思）」是他們每天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此外和這句說話一樣使用頻率極高的詞語，那就是「すみません」。筆者認為日語的這句「すみません」可以當萬用詞，因為這句話的華語可以翻譯成華語的「對不起」、「不好意思」、「謝謝」等在不同場合都可以使用。

比如說，在電車上不小心踩了別人的腳，自己一定要說「すみません」，人多走路時即使被別人撞了一下，自己也要說「すみません」，有時還加上一句「どうも（單獨使用的話有「謝謝」之意思）」。打電話給不太熟悉的人，先說「謝謝，對不起，我是某某人」不知對方怎麼稱呼，先用「謝謝，對不起」來開頭，別人幫助自己拿東西，用「對不起，謝謝」來道謝。比「すみません」程度深一點的，還有「申し訳ありません」，意思是說「是我的不對」、「是我沒有道理」。

徐萍飛（2001：149-150）指出，從詞彙上來看，日語與華語中的致謝語與道歉語非常相似，都是「謝謝」（ありがとう）和「對不起」（すみません），但在具體使用時卻有些不同。華語在表達謝意與歉意時，使用的詞彙或語句有較清楚的分別，想表達感謝之情時多用「謝謝」，想表達歉意時則用「不好意思」、「對不起」；相較之下，日語就不那麼規範，日本人在使用表達謝意與歉意的詞彙的用法上似乎沒有一定的規律，他們在表達感謝之情和道歉之意時都喜歡用「すみません（對不起、不好意思）」，

因爲日本人覺得表達感謝之意時光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謝謝）」不夠真誠，甚至會給人一種很傲慢的感覺。日本人在受別人的服務時，如主人爲你倒茶或服務生爲你倒咖啡等時，一般喜歡用「すみません」，日本人覺得「すみません」更爲謙虛與親切，這是因爲用「すみません」表明說話者對接受別人的服務感到很過意不去，而「ありがとう」則是表示自己很理所當然地接受別人的服務的樣子。因此，日語使用「すみません（對不起、不好意思）」來表達謝意的頻率遠大於「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謝謝）」，也因此跟華語表達謝意跟歉意明顯有別的方式有所差異。

根據靳衛衛（2004：26）「すみません（對不起、不好意思）」的原意爲「自分の過失を詫げる言葉です。私の行動では償いきれません、お詫びのところが尽くしきれない、済んでいない（即使用我的行動來向您贖罪，也不能贖乾淨。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向您表示歉意才好）。」因此，是表達道歉的詞語，然而後來擴大爲到「もしもし」的招呼、召喚之意，現在又發展到有內疚之感，用以表達「感謝」的意思。所以，又有人將「すみません」稱爲「萬能語」，似乎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能使用。綜合來看，「すみません」與致謝或道歉的用法大致如下：

1. 表示謝意：感謝招待後使用、表示再見時使用。
2. 表示歉意：對不起、請求對方做某事時使用、作爲打招呼用語或提醒對方注意時使用、去人家裡或去商店買東西時，類似於「這兒有人嗎？」的用法。

針對以上「すみません」表示謝意和歉意用法之處，以下是使用時的實例：表示「謝意」

3. 接受茶水服務時說：

A：おちゃをどうぞ。（請你喝茶）

B: すみ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不好意思，謝謝)

4. 進入他人家門時說：

A: いらっしやい、さあどうぞ。(歡迎你來我家，請進)

B: すみません、お邪魔します。(不好意思，打擾你們了)

5. 有人替自己撿拾掉在地上的東西或幫自己整理了房間，甚或收到別人給的禮物時，也都可以說：「すみません。」

6. 想請教他人時說：「すみません、この言葉の意味をおしえてもらえますか？」(不好意思，您可不可以教我這單字的意思嗎?)

7. 想拜託別人事情時說：「すみません、一つ頼んでもいいですか？」(不好意思，我可以拜託您一件事情嗎?)

8. 在電車裡踩到別人的腳時說：「あ！すみません。」

筆者發現自己即便在臺灣工作，收到薪資酬勞時也會不由自主地說「すみません。」而筆者曾經有過這麼一段經驗，臺灣籍的一位朋友旅遊後在給筆者帶回了一些名產，筆者收到後對臺灣籍的朋友說：「いつもいつもすみません。(總是很不好意思)」當時臺灣籍的朋友就向筆者說，為什麼說：「你一直對不起我呢？」經過筆者的解釋後他才知道，原來日語裡經常用來表達謝意與歉意的用詞並不明確劃分，與華語裡「謝謝」就表謝意，而「對不起」就表歉意的明確做法不太一樣。

張岩紅(2001:96)更指出，由於日語「すみません」高頻的使用率，使得他們在學華語時常說「對不起」，使得身邊的華人很不自在，這就是導因於日語「すみません」的使用頻率和使用語境與華語裡「對不起」甚至「謝謝」的使用頻率和使用語境有所差別而至。因此，日語「すみません」與華語「對不起」、「謝謝」嚴格來說難以劃上等號，而這也可能對日

本人與華人雙方在溝通時帶來一些障礙。

根據胡以男（2004：78）的研究指出，日本人在送給別人禮物時總是說「すみません、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不好意思，一點菲薄之禮，請收下）」。外國人聽到後會很吃驚。明知是菲薄之禮為什麼要送呢？日本人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日本人接受他人禮物後有馬上回贈的習慣。贈送的考慮到對方的心情，為不使對方為難才這麼說。日本人不喜歡對方增加心理負擔，讓人說些感激的話，因此出現這種表達方式。

根據王南（2004：31）的研究指出，日語的「すみません」與華語的「謝謝」相比「すみません」的使用頻率之高還表現在日本人對自己家裡人和自己很親密的人也說「すみません」，例如：孩子給爸爸倒杯茶，父親也會隨口說聲「すみません」意義的話，而華人之間如果這樣就會覺得有些見外。其實，此時父親所表達的謝意並不一定是日本人所說的「すみません」之意思，就是華語的「謝謝」的意思，可以說變成一種感謝語。

另外，在日語中，「すみません」也可以作為招呼用語。此外，日語的其他致謝用語，有時也能用於招呼，這也是日華致謝語言的差別之一。根據徐萍飛（2001：148）的看法，此類問候語深具日語特色，表示出對先前接受恩惠的感激，同時也顯示出說話人和聽話人的關係從以前就開始了，因此這種問候具有確認雙方「關係連續性」的功能，而這種共同的經歷對日本人而言，是雙方建立良好關係的基礎。日語除了「すみません」之外，「先日はどうも（前些日子實在是…）」也是常用的致謝類招呼用語之一。華語原則上不將致謝用語用於招呼的功能中，也不會反覆對之前所接受的恩惠致謝。以下為陳岩（2002：26，2004：50）針對日華語言間這種差異而導致的文化衝突所提供的兩個例子：

例一：某位日本教師為了向中國學生介紹日本點心而特意將點心拿到

教室給同學品嚐，學生們吃過點心以後向教師道了謝。但第二天早上當教師來到教室看到學生像往常一樣時，感到很生氣，於是給學生安排一項寫作任務，題目為：「談禮貌」

例二：一位在日本生活的中國女性 A 在每年一次的聯誼會上初識日本的 B 先生。一個多月後，A 與 B 在校園裡偶然相遇，B 說：「上次多謝了。（この間はどうもありがとう）」，而 A 對他所說的話完全不解。

由上也可知，日本人對於有助於自己的事情，不論是大小事，都會反覆道謝，而中華民族則不然，在較密切的人之間，將你來我往間的事情視為理所當然，因此較少互相一直道謝，因為反覆致謝的舉動有時反而會給人帶來距離感，與日本人對惠己之人在見面時反覆道謝以確認自己受到善待的反應有所差別。而這樣的差別也是日華人民在跨文化交流時，可能會遇到的障礙。

5.3 日本夫妻之間的感謝表達

雖然現在的夫妻之間的交流並不都是這樣子，不過以前傳統的夫妻關係之間，丈夫下班回到家裡妻子沏好茶端到丈夫面前說「お茶が入ったわよ（茶沏好了）」，當然茶是不會自己沏好的，是妻子燒開了水，將茶壺內放入茶葉，然後倒到茶杯裡去的。

如果是美國人的妻子可能會說，「我為你沏茶好了」，丈夫會說「對不起，謝謝」之類的話，但日本人的妻子不那麼說，丈夫也不說謝謝之類的話，只說一句「うん（恩）」、「わかった（知道了）」之類的話。除此之外，還有「お風呂が沸いているわよ（洗澡水燒好了）」、「ご飯ができたわよ（飯好了）」、「布団が敷いてあるわよ（被子鋪好了）」等，都不說是自己

做的，好像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這些用法是日語特色的，而華語沒有這樣的說法。

5.4 不同水平的日籍學生之道歉請求應答語

根據李艷洵（2006：34-35）的研究指出，不同水平的日籍學生都主要用「顯性道歉應答語」回應道歉，其使用率明顯高於其他策略，都不使用「表明關係」和「提出補償要求或建議」策略。但是，隨著學習時間的增加、華語水平的提高，日籍留學生運用各種道歉應答策略的種類和數量都在逐漸增加。

初級水平的學習者由於受到華語水平的限制，使用的華語道歉應答策略種類比較單調，主要使用是「顯性道歉應答語」，除了不使用「表明關係」和「提出補償的要求或建議」策略之外，還不使用「接受（拒絕）補償」策略，並且其他策略使用率也都較高低。社會權勢和社會距離對其應答策略的選擇都沒有顯著影響。初級組的學習者還混淆了「感謝」和道歉」應答語：

（初級學生1）：不好意思。

：沒問題。我們開始學習。

（初級學生1）：對不起。

：不客氣。

日華兩文化都講輩份，晚輩應該尊重長輩，然而在日常交際中，日本人比華人更注意這一些方面的禮儀，「顯性道歉語」高頻率的使用上略見一般。華語水平也是影響語言行行為實施，造成差異的原因之一。華

語表達中直接請求基本上為祈使句，如「請你幫我領取一份簡介，寄回給我」，而間接請求則大多為疑問句。日語的請求表達形式則看似直接，不過問法似乎通過詢問對方答應請求的可能性，或通過訴說自己的希望的方式來委婉地提出問題。

例如；

「大学のパンフレットを送っ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麻煩您寄給我大學的手冊好嗎？）

「大学のパンフレットをおくってもらいたと思います。」

（我想拜託您寄給我大學的手冊）。

這些不直接的委婉表達意含著請求意義，因此可避免令人不快的感覺。關於這種表達方式，日華兩文化比較起來，直接請求的使用率日本學生為零，華人學生則男女兩都會使用，但華人學生的使用率是大概半數以下，因此可見兩國大多數人都認為間接請求比直接請求禮。

5.5 小結

在中華文化關係密切的人之間，如果沒有特殊情況的話是不說「謝謝」、「對不起」之類的話。而在日本則不然，如果以前別人請自己吃過飯，在下次見面的時候要說「上一次多謝款待」、「上一次真是謝謝了」這樣的客套話，來向對方再次確認自己曾領受過恩惠的事實。在這種情況，普通華人不太會表達如此，不會反覆道謝的。因為，華人認為反覆說「謝謝」、「多謝款待」之類的話顯得見外了。這個想法兩國完全不一樣。

另外，日語的「すみません（對不起、不好意思）」是表達道歉的詞語，但這詞語不只是表達道歉時使用的，也可以使用以表達「感謝」的意思。所以，日本人習慣看待將「すみません」稱為「萬能語」，似乎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能使用，不過這些「致謝與道歉」直接翻譯成華語的話，還是有些表達很奇怪，因此這些日華「致謝與道歉」的差異教學都是在針對日籍學習者的華語教學中需要注意的部分。



第六章: 日語委婉表達分析與華人的反應

6.1 禮貌的語用距離與日語模糊表達之特色

對於日本人來說，拒絕他人的邀請或建議等違背他人的好意或意圖，亦即公然與他人發生衝突，是完全不給對方面子的語言行爲。爲避免這種情況，人們往往不直接拒絕，而用間接的方法來拐彎抹角地表示。模糊性是自然語言的基本屬性之一。在一些不能、不必、不願意精確的語言環境中，如果一味採用定量、定性的詞句來表達，往往不能滿足交際的需要，還會使語言枯燥，影響交際的實現。許多從事日語研究的學者也發表了不少有見地的有關日語模糊性的論文。筆者認爲日語裡有很多模糊性的表達與說法，雖然每個人的想法不同，但一般的日本人覺得直接說自己的意見或想法太直接，覺得不好意思，所以喜歡使用模糊性表達。

6.2 日本人爲甚麼喜歡使用「模糊語」

根據費建華（2004：26-30）的研究，日本人喜歡使用「模糊語」，它指出把事物弄得模模糊糊的詞語及表達。若使用此「模糊語」可以爲了給對方一種理解的自由度和心理上的輕鬆感，同時使話語更加委婉含蓄。根據劉芳（2004：323）的研究說明，「華語中委婉的意思是詞、聲音等婉轉、動聽，態度誠懇。日語中委婉的意思是避開直截了當，而是婉轉曲折地表達出來」。

根據胡以男（2004：78）的研究指出，「日本人的想法是盡量不多說或不說爲妙」。他舉個例子說，兩位相撲大力士在賽場上扭在一起進行著白熱戰，最後兩人同時摔出場外。一般人分辨不出誰勝誰負，相撲裁判員也

不知該判誰勝，這時場外的幾名裁判登上賽台商量剛才比賽的情況。此時最關心這場勝負和最清楚誰勝誰負的當然是相撲比賽的力士了。但他們卻站在自己的地方一言不發。如果哪位站出來說是我勝了，請看這腳印。那他就會失去聲望，也許會被禁賽二、三天。「我對剛才的比賽勝負沒有任何意見，一切聽從裁判的判決。」這種態度才是日本人所喜歡的。他還提到日本外交表現得笨拙，比如俄羅斯人來日本談日本的北方領土問題，日本人總是不主動自己的觀點，他們要看俄羅斯人的態度後再決定如何措施。日本人的這種態度在他們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也能體現出來。日本的商人被批評不會說話，這是因為日本人自古以來就認為不說對自己有利的話是一種高雅的表現。

6.3 日本人的委婉表達與環境影響關聯性

研究者認為日本人這種委婉的語言表達習慣，與其長期所處的自然環境與社會文化環境密切相關。日本獨特的地理環境造就了獨特的風土人情、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根據李慶祥（1997：71）的研究指出，許多日本民俗學家分析世界風土時把日本列入季風型的特殊形態，而生活在這種風土中的日本人的性格具有接受性、耐性，同時又具有活潑敏感的熱帶性和寒帶性的雙重性格。他也提到這些敏銳的觀察力和敏捷的理解力反映在語言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句式簡法、語意曖昧，表達婉轉、留有餘地。

根據劉芳（2004：323）的研究指出，「自然地理與生產方式使日本人養成重視集體協調和站在對方立場思考問題的思維方式。日本是個被大海環抱的島國，一些日本學者將這種地理環境稱做「自然地理的鎖國」。江戶幕府公布的鎖國令，使日本從 1633 年至 1853 年的 200 多年中除中國、朝鮮以外不與其他外界交往。與外部世界的長期隔絕，使日本人內部形成

了一種統一的國民性格，被學者稱做「日本民族的同質性」。自古以來，日本又是以農耕、漁業為主的民族，他們需要密切關係。另外，在山地種直水稻必須有集體觀念，否則處在地勢較高的農戶與位洼處的農戶之間勢必會在用水等問題上產生矛盾。這些生產方式使日本人養成重視集體協調和站在對方立場思考問題的思維方式。日本人常說的「いいお天気ですね」是表達自己的心情，這裡的「ね」是用來求得共鳴，謀求協調的相處環境」。

受傳統思想「和為貴」的影響，日本人為謀求集體的內部協調，與外界保持和諧氣氛，愈加重視委婉表達。根據劉芳（2004：323）的研究指出，日本聖德太子（574-622）在憲法中制訂了「和為貴」的道德教訓。把「村」定為生活、生產中最小範圍的一個群體，如果一個人的所做所為不付合集體這個「圈」的邏輯，勢必要被周圍所恥笑，或者要受到制裁，因此，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日本人往往不是以自己的意見來看問題，他們重視周圍在怎樣說，對方的意見如何。

6.4 日語裡的模稜兩可表達

根據朱憲文、曾豔（2007：103-104）的研究指出，「外語教學不僅要使學生具備語言能力，而且要具備交際能力，學生運用的語言不僅要合乎語法，而且要恰當、得體。華人也講究委婉，但大多還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喜歡講話拐彎抹角」。對日本人的模糊表達，讓很多外國人傷腦筋。甚至有人抱怨日本人說話含模其詞辭、沒有邏輯。若用華人的思維方式講日語，就會出現華人式的日語，反過來說，若用日本人的思維方式講華語，就會出現日本式的華語。有些日語句子若以華人的思維方式理解日本人講的日語，就會有許多難以理解的地方。例如：

(1) ちょっと考えさせてください。

(讓我考慮考慮)

(2) 確かにおっしゃるとおりかもしれませんが…

(確實如您所說…)

(3) すみません。市役所へ行きたいんですけど…

(不好意思,我要去市政府…)

如果用華人的思維方式理解上述的句子，意思可能會發生偏差。(1)「ちょっと考えさせてください。(讓我考慮考慮)」的答覆，覺得希望很大。(2)「確かにおっしゃるとおりかもしれませんが…(確實如您所說…)」以為對方是贊同自己的觀點。(3)「すみません。市役所へ行きたいんですけど…(不好意思,我要去市政府…)」可能會有些莫名其妙，不明白一位陌生人為什麼要告訴自己他要去的去處。但實際的情況是，聽到(1)「讓我考慮考慮」這句話，日語一般不會再抱多大希望。由於日本人不習慣直截了當地當面回絕對方，往往採用這種「考慮考慮」的委婉方式，含蓄地拒絕對方。聽到(2)「確實如您所說…」這句話，是對你所講的話具體地加以否定。當然，由於是面對面的直接交流，在否定前先做一個讓步的肯定，給對方迴旋的餘地，在感情上承認「確實如您所說」，然後再根據事理做出具體而理智的否定，從而做到有情有理。聽到(3)「不好意思,我要去市政府…」這句話，這說法是日本人問路的最常用的形式。後句還有「您知不知道怎麼走？」之意義，但這句可以省略，也許我們日本人認為說話人不告訴對方自己的要求也對方懂的想法，日本人在交往中有時將寡言少語發揮到極致，習慣依靠日本獨特的思想感情交流。

根據魯寶元(2005:293)的研究指出，「日本人常使用看交際需要使用一些應酬性的沒有實際意義的套話」，他提到這樣的例子，「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為歸還沖繩到美國談判。美國總統在談判中提出作為歸還沖繩的

條件，日本政府應該主動控制紡織品對美國的傾銷。佐藤當時的回答是「善処します」（妥善處理），美國總統聽了認為這是日方同意了美方的要求，問題已經解決。但是後日方並未在此問題上採取什麼措施。其實佐藤榮作的話，並不是表示同意美方的要求，而是持保留態度。「善處」一詞，只表示想妥善處理的意思，而具體如何「善處」則不在考慮之內」。我們也常看到日本報導一些日本政治家的談話，使用「前向きに検討する」（以向前看的態度來討論，研究）這類的語句，這些話表面聽起來對方是一種積極接受的意思，其實這些大多是一些模稜兩可的空話。

6.5 日語模糊拒絕與華人反應

6.5.1 日語拒絕的策略進行分類

關於日本人的拒絕策略，魯寶元（2005：295）指出這樣的研究想法。對日語中「拒絕」的策略進行分類有以下幾種。

(1) 直言不諱型

A:明日一緒にカラオケへ行きませんか？

（明天能不能一起去 KTV？）

B:すみません、最近喉が痛いので、明日はちょっと…。

（不好意思，最近喉嚨有一點不太好，明天有一點……）

筆者認為日語的「ちょっと…（有一點…）」是日本人最常用的委婉的拒絕方式之一。如果是因為時間關係而無法接受，原因一般可以省略不說，簡單回絕就可以。「有一點」的後面應該接「不方便」或「不能去」這些意義的表達，不過日本人覺得直接拒絕對對方不太禮貌，為了避免

尷尬，因此多使用委婉的表達方式；此外，若直接拒絕可能會使他人留下苛責自己的感覺，因此避諱直言拒絕，上例省略的部分正是拒絕的詞句，說出來反倒有不自然的感覺。

但如果拒絕的對象是上司、長輩或關係比較疏的朋友時，則可以使用更客套一點的語氣，並述明詳細原因。

(2) 謊言型

A:この後、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等一下能不能一起去吃飯?)

B:行きたいんですが、先約があつて。

(我很想去，不過已有前約。)

A 建議 B 和他一起去吃飯，B 先肯定說自己很想去，但表達可惜自己已有前約，這種找個藉口來拒絕對方邀請的方法很常見。說話人有時真的有其他事情，不過不好意思說出自己詳細的計畫，所以找個藉口以減少對方的失落感。

(3) 延期型

A:明日一緒に映画に行きませんか？

(明天能不能一起去看電影?)

B:僕は明日の朝早いんでね。

(我明天早上很早起來。)

A 建議 B 一起去看電影，不過 B 只陳述「明天早上很早起來」，這一表達所隱含的意思就是不能去看電影，也有不想和 A 看電影的拒絕意義。

(4) 搪塞型

一応考えておきましょう。

(可以考慮看看。)

這種說法在日常生活常見。華語一般可理解為比較有希望，而日語表示的卻幾乎等於沒有希望，幾乎等於拒絕。

日語的句式簡潔、語意曖昧，在日常生活中尤為突出，如日常會話中常用的「ちょっと」一詞，字典一般解釋為「暫且、稍微、相當」等意思。但觀察一下日本人日常語言生活的實際就會發現，「ちょっと」遠不止上述含義，還有一些字典中查不到的意義和用法。例如：「それはちょっと……（這個有一點……）」、「あのう、ちょっと……（那個，不好意思……）」、「その日はちょっと……（這天，有一點……）」，這些話也許對學習日語的外國人來說很難理解內容重點，感覺都沒有說完，話還留了一半，因此對其真實含義有點沒頭沒腦。的確這些表達形式都省略了部分內容，但日本人之間卻能夠完全領會。比如說，「それはちょっと……（這個有一點……）」是表示回絕對方的請求時的話。這句話同時還表達了講話人並不想回絕的心情，而「あのう、ちょっと……（那個，不好意思……）」則表示請求別人時的話，相當於「ちょっとお願いがあるんですが（可不可以幫我忙一件事情）」的意思。當你邀請日本人在某日來家做客時，假如那一天對方有事不能來，或不願來時，往往要說「その日はちょっと……（這天，有一點……）」。華人講究「有話直說」，而且希望「話要說透」，因此上述日語表達對於不瞭解語言背景的華人來說的確難以理解。

日語本身就具有這樣的特點，例如：日本人在聽他人說話時，總是邊點頭邊說「はいはい（是，是）」，聽完後說「わかりました（我明白了）」或「いいです（好的）」。從表面上似乎是理解了、同意了，實則不然，通

常有三種情況：一是完全贊同，沒有異議；二是部分贊同，只不過是說「您的意見我知道了」。有人說，日本人是天下最不會說「NO」的民族，「不」這個簡單的字眼看到了日本人的嘴裡，變得異常複雜。對別人提出意見，建議或請求，他們經常會說「(考えます)考慮考慮」或「(検討します)研究研究」，實際上多數情況下是暗示對方莫抱太大的希望之意思。

日本人不僅直接說「NO」，「YES」難，就連說其他肯定句也難，明明可以正面表達卻非要拐個彎，用「負+負=正」的方式表達。比如說：「我要先走了。」不行，不夠禮貌，一定要說：「我不走不行了」。取消約會時說：「我不想去了。」不行，沒有面子，要說：「我本來是想去的，可是……」。招待客人時說，「您來點這個嗎？」這樣不夠謙恭，要說「您不來點這個嗎？」。日本人的內向、委婉、含蓄所倒置的曖昧性，常常搞得其他國家的人不清楚他們的真意，甚至產生誤會。因此，跟日本人打交道不能光聽其表面語言，必須多留點心眼，要聽前言後語，特別是後語，一般是重心和真意在最後。另外，日本人要拒絕時不太需要詳加解釋。一般說「その日はちょっと(那天有一點…)」彼此就能理解說話人的意思，「その日は都合が悪いの、ごめんなさい(那天不方便，真對不起)」日本人的拒絕方式就是這樣子。因此，在日本人間，說話者只要說出「ちょっと(有一點…)」聽話者就能理解他所要表達的意思，而且不會仔細詢問拒絕的理由。但是華人不一樣，要解釋詳細理由。日本人常把「有關個人的事」掛在拒絕時的理由，但是華人不太懂這種拒絕方式，普通要解釋給對方聽更明確的理由。因為華人有拿事實來證明自己方便的習慣，因此很多人認為「有個人的事」缺乏證明事實，爲了證明這不是謊言，盡量具體的解釋情況，而且解釋的不夠仔細、內容曖昧的話，有些人認為他在謊言，這是他捏造的假話。

6.5.2 日語的拒絕與贊成

日本人要拒絕時常常以委婉的語氣表示拒絕，這種拒絕表達日語裡常看見的。根據魯寶元（2005：289）的研究指出，日語的「いいです」是日語中用來表態的常用語句，在不同的場合可以理解為不同的意思。比如說，自己打算一個工作，和好友去商量，好友說：「いいですね」（好呀）。但是後來，由於時間和情況都不適合，自己決定不做這件工作了，又去告訴那位好友，好友聽了說：「ああそれはいいでしょう」（啊，那也好吧）。打算做時說「好」；決定不做時，還是說「好」，人們可能認為這位好友是一個圓滑的好好先生。但是，在這種情況不能簡單的這樣看他的所反應，因為日語的「いいです」在具體的交際對話中，與前言後語，說話者的心理活動有關係。第一次說的「いいですね」是匆忙的順著對方詢問的應答，意思是「我尊重你想做那個工作的決定」，第二次的「いいでしょう」是經過考慮的回答，意思是「如果那工作很辛苦不做也好」。

其他，在一個同事邀請另外同事下班後一起喝酒說，「帰りにちよつと一杯、どう」（下了班，去喝一杯怎麼樣？），同事回答說「いいですね」（行啊），意思是表示同意。另外一個人邀請同事下班後一起喝酒說「ちよつと一杯、おごろうか」（喝一杯嗎，我請客），同事回答說「いいです」（算了吧），意思是表示辭讓。因此日語的「いいです」的意思判斷對外國人來說，很難判斷他真正的意思。

在上述提到，聽到日語的「讓我考慮考慮」這種話，日語一般不會再抱多大希望，含蓄地拒絕對方。比如說，慈善組織向企業家募款，企業家如果對募款的人說「考えておきましょう（讓我考慮一下吧）」，此後就不要打電話問他「考えていただけましたでしょうか（您已經考慮好了嗎？）」，這是因為「考えておきましょう」實際上就是一種委婉的拒絕。

又如一位先生邀請一位女士去某處參觀時，先生問她「嵐山に行か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あしにご案内しようと思いましたが、いかがですか。(您去過嵐山嗎？明天我想陪您去參觀，怎麼樣?)」，女士回答「いいですね。嵐山には、一度も行ったことがなかったんです。ずっと前から行きたかったのでお誘いいただいて大変うれしく思います。ただ、あした都合が悪いので、それはまたの機会にお願いしたいのですが……(好啊！嵐山我一次也沒去過，很早以前就想去了，得到您的邀請，我感到很高興，但是，明天有一點不方便，有機會再拜託您……)」，因此很多華人覺得這樣的模糊性拒絕讓他們混亂，很難掌握重點。

筆者住臺灣的時間已經超過了六年了，但是還是在這方面的表達方式會受到日語的影響，在要求時或拒絕時也會受到此影響，還不習慣臺灣生活時，不少臺灣人誤會我要說的意思或不明白我講話的重點。譬如說，筆者之前去餐廳吃飯時，菜裡面發現了一隻蚊子，看到蚊子覺得不舒服，所以要服務生幫我重新準備菜。筆者跟服務員說「不好意思，菜裡面有一隻蚊子…」，服務員說「好了」，所以我認為她懂我的要求，但她對廚師說的話是「裡面有一隻蚊子，你可以幫客人弄一弄有蚊子的部分」，聽到這句話筆者沒有辦法說什麼，不聲不響地繼續吃那個菜。這種經驗其實不只是一次，筆者在臺灣有這種經驗好幾次，在跨文化交際中，這些交流方式的能力很重要，若不懂理解表達方面的文化差異，要求方式，有可能會遇到意想不到的結果。經過此經驗之後，筆者遇到一樣情形時，對服務員說「不好意思，菜裡面有一隻蚊子，可不可以幫我再做菜一次」，如果省略後句的要求部分，店員可能不太瞭解我的要求內容。

6.6 小結

留學生隨著華語知識的累積，中華文化的深入瞭解，華語綜合水平的提高對華語否定含意表達的判斷能力和應用能力也逐漸增強。教師也可以結合中華文化講解華人式的否定表達，比如說，華人在接受他人禮物時候，往往會採用否定的言語來表示感謝意，如「讓你破費了」、「別那麼客氣」、「人到就行了，帶什麼禮物」，而留學生卻是用「謝謝」之類的話語來表示。另外，筆者認為日本人違背他人意志的用語「いいえ（不是）」，除了想引起吵架或爭論及其他少數幾種場合外很難使用。對對方的想法、判斷、價值觀等有不同的想法也很難用「いいえ（不是）」，作為規則是不能使用的，因此最常用的方法是用間接表達法，像「不去」「不要～」「對～沒興趣」「不喜歡」之類的直接拒絕表達，會使對方感到非常不愉快，會被認為是「不懂禮貌的人」。還因為直接拒絕的表達方式，不僅表示拒絕對方的邀請，同時還帶有「我並不認為你我之間的關係很重要」、「我並不想與你交往」的含意。

華語表達卻不是這樣子，剛好位置於日語表達相反的，因此日本學生在這點容易受到日語表達影響，所以教師指導時在否定的時候傾向於直接否定，對那些顯而易見的否定含意的表達容易理解掌握，對於那些需要經過多次語用推理過程的否定含義的理解和正確使用有待進一步加強。

第七章:針對日籍學習者的華語文教學應用

7.1 華語教學的文化導入

語言與文化的關係眾所周知，它們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理解語言必須瞭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須瞭解語言，二者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語言是文化的一部份，並對文化起著重要作用。有些社會學家認為，語言是文化的基石，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從另一方面來看，語言又受到文化的影響，反映文化。可以說不同民族的思維方式反映在不同語言的語音、語法、詞彙等。

華人和日本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在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思維方式、道德觀、價值觀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如果用日本人的思維方式來說華語，就會出現部分日語式的華語，雖然合乎語法，但聽起來卻讓人覺得不順，有人覺得很難掌握他說的重點，有人覺得他很見外，有人覺得不太懂他的答案是「是」或「不是」，總之這是民族文化中思維方式上的干擾，對某件事情的看法在雙方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給人的具體形態卻是不一樣的。

日本學習者由於受母語表達習慣的影響，用華語說話時，也像日語那樣含蓄、不確定，有時會影響對方的理解，造成交際障礙。如華語在事實清楚，道理明確的情況下，不用推測語氣的句子。如果日本學習者在能夠做出明確判斷時，還使用表示推測的語句，聽著會覺得說話人過於謹慎，不是一個負責任的交談對象。比如問一位日本學生，他的室友今天為什麼沒來上課。他如果回答說：「他好像病了，大概去醫院了吧。」聽話人會覺得沒有得到確切的答案，而不滿意。

作為對外華語教學，在考慮如何提高日本學習者的華語水平的時候，

應該注意到日語的曖昧性和華語比較直接所造成的文化摩擦。各民族的語言所具有的該民族的文化特點並沒有優劣之分。華人在學習日語時，首先要瞭解日本人的表達是以曖昧為美的，只有尊重這種習慣，學會這種表達才能學到道地的日語，同樣日本人在學習華語時，也要瞭解現代華語的表達傾向於直捷、鮮明，從而適應這種表達習慣，才能學好華語。如果對所學的第二語言抱有文化上的偏見，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就會削弱。因此應該向日本學生介紹一些有關華語表達方式上的特點，如華語表達的文化特點來說，是重視明確、直截的，這種表達並非粗俗、直露、傲慢的。以下為日本人以華語造句時寫錯的例子。

例句：

「その事は百科事典で調べれば多分わかるだろう。」

如果用華語說一般不用推測語氣，

*「這個問題查百科全書也許就可以知道意思。」

而可以說，

「這個問題查一下百科全書就明白了。」

又如，日本人在提出請求時用否定疑問句，如：

「王さんは歌がお上手だそうですね。一つ歌っ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如果用華語一般不說，

*「聽說小王唱歌唱得很好聽，不能給我們唱一個歌嗎？」

而說

「聽說小王唱歌唱得很好聽，請給我們唱一個吧。」

或者說

「聽說小王唱歌唱得很好聽，給我們唱一個好嗎？」。

又如，勸別人買東西，日語用假設否定式，

「そんなに高くないんだから、買えば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而華人不曾說，

*「不那麼貴，如果買不好嗎？」

這樣的話而直說，

「不那麼貴，買吧。」

學習者瞭解了這種表達上的文化差異才有可能主動地去消除這種差異，減少摩擦，增加交際機會，從而有效地提高自己華語的表達水平。在進行文化導入教學階段，教師日常課堂教學時要注意到學生母語的影響，需有針對性的對策略的選擇進行講解，如、華人會用「表明關係」的應答策略來緩解兩者之間的緊張情緒。同時，教師還要注意對交際文化的講解，即對所交際情景內及情景外因素的講解。對一個語言行為的學習，不僅盡應該知道怎麼說，更應該清楚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對什麼人說。所以，教學時一定要給出實施這種語言行為的具體語言環境，設計的情景越具體教學效果越好。

7.2 如何進行文化導入及華語文教學的應用

日本人使用華語時以下的錯誤很明顯。以下是筆者分析的特徵及原因

一、 受到母語的影響：

基本上日語的否定疑問句是禮貌的詢問方式，如：「你不吃飯嗎？（ご飯をたべませんか？）」、「你不喝茶嗎？（お茶を飲みませんか？）」，但是華語通常問「你要不要吃飯？」、「你要不要喝茶？」，這些「要不要」型的日語翻譯給聽者強迫感，因此日本人尤其是初級階段的學習者不太會使用這種詢問，則容易使用否定疑問形。而且像「不去」「不要～」「對～沒興趣」「不喜歡」之類的直接拒絕表達，日本人怕會使對方感到非常不愉快，會被認為是「不懂禮貌的人」。還因為直接拒絕的表達方式，不僅表示拒絕對方的邀請，同時還帶有「我並不認為你我之間的關係很重要」、「我並不想與你交往」的含意。華語表達卻不是這樣子，剛好位置於日語表達相反的，因此日本學生在這點容易受到日語表達影響。

另外，日華「謝致與道歉」、「問候」、「要求」方式不同，日語裡有很多委婉表達，日籍學習者容易把這些說法直接翻成華語。為了尊重禮貌，日語的有些話表面聽起來對方是一種積極接受的意思，其實這些大多是一些模稜兩可的空話，如「前向きに検討する（以向前看的態度來討論，研究）」、「ちょっと考えさせてください。（讓我考慮考慮）」之類的說法等。另外，「それはちょっと……（這個有一點……）」、「あのう、ちょっと……（那個，不好意思……）」、「その日はちょっと……（這天，有一點……）」，如果華人聽這些話一定很難掌握重點，感覺都還沒有說完，話還留了一半，不過日語裡有很多這種具有模糊性的表達方式，因此日籍華語學習者容易把這種「模糊性」日語表達引用在華語表達。

二、 在日本出版的參考書常出現的表達方式及使用詞彙有差異：

如「初次見面」、「請多指教」等的自我介紹詞彙幾乎不出現在中國大陸或臺灣所出版的華語課本。日本的華語研究者相原茂（2000：40-43）的研究指出，「說華語時使用「初次見面，請多關照」的人幾乎都是日本人。十幾年前，在中國大陸播放的連續劇裡出現的日本人，他們自我介紹時都

會使用這個「初次見面」，那時候中國人覺得使用這句話有一點奇怪，如果中國人這麼說大家都覺得這個人太有禮貌，也太有規矩，不過最近中國人聽得習慣這個說法，所以越來越覺得這個說法也沒有那麼奇怪，但是中國人在這種情況直接問出身地或工作等等，或者會說「以後有什麼事情的話，請您多幫忙」、「以後可能給您添麻煩」之類的不是像「請多關照」謙虛的說法」，也許在日本所使用的課本裡這方面的表達解釋得不夠多，目前看得到的還是直接翻譯的「初次見面」比較多。

文化導入在外語教學中固然重要，但掌握好導入的時間、課前、上課時間、課後要多掌握，這需要教師的經驗和不斷摸索。針對日本人的華語教學的話，教師強調解釋表達上的差異，若日籍學習者一直以日語的文法來翻譯成華語，跟華人溝通時可能會造成溝通錯誤，爲了避免這種情況，上課時應該多討論日華文化差異及表達方式之差異，這些一定會增進學習效益。

7.3 華語文教師的輔導與學習環境之影響

筆者認爲不斷地繼續學習外語是學習上最困難的事。學習外語要花很多時間，也要花很多錢，而且對語言程度的要求每個人多少有些不同，如果學習者本身可以住在學習語言的國家，也許對學習速度會很有效益，也可以保持自己的學習動機，更可以不斷地吸收當地文化。這樣的學習環境是最理想的，但大部分的第二外語學習者沒有機會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習語言，他們大多在自己國家學習某種語言，因此，教師如果不只熟知語言，也熟知該語言文化背景的話，學習者也許就更可以享受學習語言，活用語言。這樣對養成不同文化概念也有幫助，因此教師該需要的不只是語言教學能力，更需要文化知識，甚至在學生遇到學習瓶頸時能給予適當的鼓勵

和照顧。

若教學者不在目標語國度進行該目標語的語言教學，如果他們能多理解目標語學習者原有的文化背景和語言構造的話，在教學上也許能帶來更多的教學效益。教學者對華語及學習者的母語語言結構及學習者的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更佳，這樣在教學過程中，藉著向學習者解釋他們的母語及華語文法結構、文化概念的對比，就能帶來很多效益，使學生更能理解兩種語言的差異。但是，如果教學者是在自己的國家進行外語教學，那情況應該會有所不同，教學者如何以自己的母語使學生理解語言是最重要的地方。在這種環境中使用英語做為媒介語的可能性也許比較高，不過若在此環境進行語言教學，若能不要通過其他媒介語的翻譯也許對學習者可以帶來更多效益，同時可以給學生營造出更多目標語當地環境的感覺。總之我們在進行外語教學時，教學者應優先考慮的是現有的語言學習環境條件有哪些，在學習者的程度、人數、國籍等不同因素的影響下，教師應該要多考慮如何能進行有效益的授課。

筆者認為第二語言的教材需要有工具性、系統性、規範性、實踐性和國際性等一般的性質。這些基本屬性對第二語言學習者而言不可輕忽，第二語言課本的內容應和本國人國語課使用的課本的內容不一樣，如果是第二語言學習者使用的教材，聽說讀寫等技能的訓練雖然在表面上似乎比文化對比更重要。但因不同國家、民族間、在文化背景、風俗習慣、思想、孝順概念等看法上多少有些差異，因此教師不可忽略這種文化上的差異，以免使學生在學習目標語的過程中遭受到文化衝擊，在上課時教師可以行文化對比上的討論使學生從中發現目標語文化與母國文化的不同，並藉此增進學習效益，但教師最好要避免去評斷學生國家的文化概念是好是壞、是對是錯，因為畢竟大部分的第二外語學習者都是成年人，如果用看待小孩一樣的態度來對待他們，或使他們有不被尊重的感覺，甚至是有種自己

的國家、民族被輕視或污衊等感受的話，都會嚴重影響學生在目標語學習上的成果。總之，教師也不可因為是初級學生就把他們當作像對兒童那樣地進行教學。

筆者認為教師不能忽略糾錯方式和課堂情況的條件，譬如班上如果有十幾個學生，我覺得教師最好不要一直糾正學生的錯誤比較好，因為有些學生不喜歡在很多人面前被教師糾正自己的錯誤，因此教師必須多考慮學生的個性、年齡、面子等的條件才進行糾錯。課堂上教師不妨錄下學生的會話或是學生的口頭報告等。下課之後，教師可以以逐字搞的方式整理出學生的說話內容，並在之後的課堂上藉此討論自己的錯誤，當然教師不需要將每個人的每樣錯誤都一一提出，只需點出幾個大家應更小心使用的用法就好。雖然這樣教師要花掉不少時間，不過這種教學法可以節省堂上糾錯的時間，也能帶來事半功倍的效益。不過若班上人數比較少、教師和學生一對一方式或上課形態是兩兩一對的分組練習時，教師就不妨隨時指出學生的錯誤，以即時培養學生正確的語言運用能力。

7.4 小結

日語表達裡有曖昧、委婉部分，不太主張自己的思維方式、模糊的表達方式是日語的特色，語言表達上不需要強烈的意志、主張，也不需要鮮明的立場。華人則雖然也講究委婉，但大多數還是以坦誠、直率為美德的，因此老師教學日本人時，特別強調這點文化差異的教學。從表達習慣看，總的來說日語在使用模糊語句、推測語句、客觀陳述句、否定式反問句等方面比華語要多。日語表達顯得含蓄、謙虛、客觀、委婉，相對來說華語顯得比較直接、自信、主觀色彩濃。日本學習者在與華人交際時，可能會覺得華人說話過於直接、生硬。日華兩語言在邀請上不同的表達方式有時

會引起誤解。日籍學生如果不瞭解華語表達習慣，造成跨文化交際障礙，不能積極和華人用華語交談，若表達機會減少了，華語水平的提高自然會受到影響，因此這點教師特別要注意的教學問題。

另外，在雙語教育上，若要教學對象是成人的話，筆者認為對比是教學方式是效果最好的方法。若教學對象是國小以下的兒童，我覺得直接以目的語直接進行語言教學也很有效益。對比方式，在語音、語法、詞彙都可以進行對比，當然若過份依賴這種教學方式，到中高級以後可能會造成進步上的障礙，我認為對比也不應僅是簡單地列出來比較，而要通過各種具體的生動有趣的手段來實現。



第八章：結論

8.1 日華禮貌語言差異在對外華語教學中的意義

前面我們探討了日華文化之間在問候、道別、親屬類社會稱呼、致謝與道歉的禮貌語言差異，以及可能產生的溝通障礙。我們在對外華語教學現場時，就應該要將跨文化交際的理念融入課堂教學中，使學生在學到華語以後，也能得體適當的運用出來，不致因為文化、習俗上的差異而導致另一種的溝通障礙，即發生「跨文化語用失誤」的情形。

8.2 對外華語教學中的禮貌語言教學

根據畢繼萬（1997：379-381）認為，在研究文化特性時，對比為正確方法，我們也認為在對外華語教學中，文化特性的對比是教學的基礎。在進行文化對比時應當注意的幾點，而這些要點在對外華語教學中的禮貌語言教學也是如此：

一、 只比異同，不論褒貶：我們對比日華禮貌語言的規則乃至其他的文化現象，不是為了評判其間的長短，而是為了促進不同文化間順利的交流。因此，在日華禮貌語言教學中，我們的目的在於使學生對於諸如招呼用語「吃飯了嗎？」、親屬類社會稱呼用語「叔叔、阿姨」等不同於日本禮貌語言的用法能瞭解、習慣並接受，並非藉以評判日本人是否比較冷漠或是人與人間較有心理距離等現象的好壞優劣。

二、 對比的重點是差異和衝突：我們進行文化對比的目的，是為了要瞭解不同文化間，可能因為哪些差異而可能在溝通的過程中產生了什麼樣的衝突，並希望透過瞭解的過程，使這些可能發生的摩擦減至最少。

因此，我們對比的重點在於差異和衝突。在日華禮貌語言間，我們所提及的問候、道別、親屬性社會稱呼、致謝與道歉都存在著程度不一的差異，也因此可能導致摩擦，因此禮貌語言的教學基礎也在於對這些差異的說明與瞭解。

三、 對比的應是每種語言民族的主流文化：當我們要進行文化乃至禮貌語言對比時，需要以該民族大多人遵循的主流文化進行對比。以對日華教學為例，我們需以華語的國語和日本的標準日語進行對比，才能收致最大的成效。

四、 對比必須是共時對比，著眼於解決現實生活與當前跨文化交際中的現實問題：我們在進行文化以及禮貌語言對比時，應當避免將已過時的文化現象同另一文化當今的現象進行對比，更不應將一種文化的過去視為當今的現象。中國在受西風東漸，逐步現代化後，古今的禮貌語言現象也有了不小的差異，因此我們需以能代表當今的現象來進行對比。

8.3 對外華語中的文化教學與禮貌語言教學

根據劉珣（2000：139-141）的研究，我們認為對外華語中的文化教學，當然也包含禮貌語言的教學，必須遵守下列原則：

一、 要為語言教學服務，與語言教學的階段相適應，並將文化知識轉為交際能力：我們認為，對外華語文教學不能喧賓奪主，將操作性的語言課堂變成講述性的知識課堂。因此，當我們在介紹過某些文化現象，乃至禮貌語言情形後，應讓學生有實際接觸或是練習的機會。此外，我們在進行文化的教學時，也應當與學生當時的語言能力結合，在瞭解面與運用面能有不同的側重，使學生在把文化知識運用於實際語言溝通時，能隨著語

言運用能力的增長而有所提高。而當我們溝通時，禮貌語言是在不管任何程度的學生在使用華語時都會遇到的，因此，教師教學時更應該注意將禮貌語言知識融入課堂教學的語言操練中，以免讓學生無法接受華語裡的禮貌語言，甚而給人無禮的印象。

二、 要有針對性、代表性以及發展變化的觀點：前面我們說過，在進行文化對比時需進行主流文化共時間的對比。當我們在進行禮貌語言教學時最好的就是能按國別設計相應的教材。以本文為例，就是將日華當代主流禮貌語言間的差異對比，融入教材中，使學生能有自覺的吸收並運用。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語言是會改變的，禮貌語言也會隨著時代潮流而有所變化，例如以問候為例，以前的華人較少使用「你好」，然而當今這個用語也慢慢傳開了。而說「吃飽了嗎？」的問候用法，在某些使用程度或範圍上，或許有慢慢減少的趨勢。因此，我們應當隨著時代變化讓學生先瞭解並學會使用最主流的禮貌語言，並能瞭解某些或許不是最常用，但也很普及禮貌語言用法的存在，使學生學到的華語是活生生並能立即運用的。

8.4 不同程度地使用學生的母語進行闡述或教學

而當我們要將文化實際運用於語言教學時，根據張占一（1997：57-59）、劉珣（2002：142-143），我們可以遵循以下方法：不同程度地使用學生的母語進行闡述或教學：根據盛炎（1990：63-65）學生在學習語言時，在文化上會經歷一個適應的階段，其中在第四、五個月時，常會遇到所謂的「挫折期」，產生「文化震盪症」，這導因於在語言上有隔閡、生活上不習慣、功課壓力大等等，因此產生寂寞、生氣、想家，甚至生病等症狀。因此，我們如果在語言課堂中，能夠處理好文化上的因素，或許能使學生平順地度過這一階段。然而，由於在這個階段，學生的華語程度還不是很

好，因此難以完全使用華語理解母國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差異，此時就宜用學生母語帶入相關概念。在禮貌語言學習中也同是如此，我們可以特別針對日本人以日語進行禮貌語言的教學，使學生能較為清楚地理解兩國禮貌語言的不同，進而降低因為禮貌語言的差異而產生的摩擦。

8.5 將文化內容融入課文中

由於禮貌語言甚為常用，而在初中級階段的華語教科書課文幾乎都以會話方式呈現，因此便能將語言禮貌的內容以會話的形式放入課文中，使學生能透過實際的練習掌握華語的禮貌語言。此外，在學生有一定的華語程度之後，也能將日華語言禮貌的對比放入成篇的課文裡，以加深學生對於禮貌語言的瞭解。

8.6 通過語言實踐培養溝通能力

在對外華語教學中，帶入禮貌語言的目的是除了使學生瞭解不同文化間禮貌語言的差異外，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能使學生在面對華人時，能夠順利的使用華語溝通，而不致產生種種的摩擦或是阻礙，因此，除了紙本上的介紹，我們也應製造機會使學生能將所學到的禮貌知識使用於生活實際的溝通中，方能避免紙上談兵的缺憾。

在華語文教學中，應該加強對華語語言與日本文化的探討，並使之系統化、理論化，幫助學生在有意識的語言習得同時，學習必要的中華文化並跨文化交際的目標，達到日華文化的順暢交際。由本研究我們也可以知道，不同語言各自所蘊含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這也是在外語的教學與學習中不可忽視的一環，而日本人的所表達方式及禮貌策略對日籍

學生在學習華語時的影響正是其中一個具體實例。

8.7 可進行的後續研究

以上，本文簡單探討日本人與華人之間在問候、道別、親屬類社會稱呼、致謝與道歉等禮貌語言上的異同，並且試著由文化上的觀點闡述其間的差異，最後並試圖陳述這樣的差異在對外華語教學上的意義。當然，日華禮貌語言間的內容遠遠不僅止於問候、道別、親屬類社會稱呼、致謝與道歉等等，其他諸如請求、拒絕、接受稱揚時的表現等等，也都是禮貌語言的一環，此外，我們認為，如果就更廣泛的層面來看，禮貌語言甚至可以包括肢體語言的部份，而這在日華，乃至其他各國間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差異，但它們卻是組成完善的溝通中不可或缺的。而就現今對外華語教學的現狀來看，對於禮貌語言的教學並不夠重視，相關的教材也很有限，專門對於日本人編制的禮貌語言教材更是如鳳毛麟角，或許也因此導致了許多日本人在學了一段時間的華語之後，在禮貌語言使用上仍帶有很濃重的日本味。

雖說日華禮貌語言差異的研究不應僅止於教學應用中，然而，若能善用其中的精華於對日華語教學中，相信必能大大增進教學成效，使學生不致產生跨文化交際間的衝突或摩擦。因此，如何更有系統地進行日華禮貌語言間的比較，並以之為基礎編纂對日華語教學中的禮貌語言教材，以提高對日華語教學的成效，是我們應該要再努力的方向。

理解日華禮貌表達習慣的文化差異，對日籍學習華語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日本人與華人雖都會使用漢字，不過在思想方面仍然有著不小的差距。若不懂日本人與華人之表達習慣的差異，在學習華語文化的部分便易出現種種的錯誤，甚至阻礙華語學習的效率。對身為將來立志成為華語教

學者的我而言，希望能透過文獻分析進行日華禮貌表達習慣的文化差異研究，更希望自己日後能持續不懈地鑽研，以尋找出彌補這種跨文化交際障礙的辦法，使學習者能明確地理解日本人和華人的表達習慣的差異及成因，並期許自己能為華語習得教學研究做出一點貢獻，且同時活用自己的日語教學及在臺灣的生活經驗，在此論文中提供一些華語學習和教學上的建議。



參考文獻

(一) 專書

漢語參考文獻

- 王忻、2006、《中國日語學習者偏誤分析》，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王軍言、萬玲華、2009、《中日文化解讀與比較—基於同字詞的分析》，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 王國安等、2008、《漢語國際推廣與中國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
- 吳麗君等、2002、《日本學生漢語習得偏誤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吳麗君、2005、《中國語の誤用分析—日本人學習者の場合》，大阪：株式会社遊文舎。
- 施玉惠、1986、《語言禮貌與外語教學》，臺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周小娟、2008、《現代漢語禮貌語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常敬宇、2000、《漢語詞彙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陳松岑、1989、《禮貌語言初探》，北京：商務印書館。
- 陳端端、2003、《語言、文化與認識～中日語言文化比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盛炎、1990、《語言教學原理》，重慶：重慶出版社。
- 葉德明、1999、《華語文教學規範與理論基礎—華語文為第二語言教學芻議一》，臺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 畢繼萬、1997、《對外漢語言文化對比與對外漢語教學》，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 畢繼萬、1998、《跨文化交際與第二語言教學》，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 靳衛衛、2004、《走進日本～透視日本語言與文化》，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魯寶元、2005、《日漢語言對比研究與對日漢語教學》，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

劉珣、2000、《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戴維揚等、2003、《語言與文化》，臺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英語參考文獻

Nancy Bonvillain (2008)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the meaning of messages-5th ed. New Jersey: Pearson Prentice Hall.

日語參考文獻

阿辻哲次、2009、《近くて遠い中国語》，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相原茂、1999、《中国語の学び方》，東京：有限会社ヴァオ。

相原茂、2000、《あつ、知ってる中国語》，東京：株式会社東方書店。

相原茂、2001、《雨がホワホワ》，東京：株式会社現代書館。

相原茂、2007、《感謝と謝罪》，東京：株式会社講談社。

相原茂、2009、《ちくわを食う女》，東京：株式会社現代書館。

相原茂、2010、《ひねもすねたり中国語》，東京：株式会社現代書館。

(二) 學位論文

王慧娟、2005、《日籍漢語學習者中介語之敘述模式研究》.碩士論文. 台灣：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永石繪美、2004、《針對日本學習者漢語結果補語之教學》.碩士論文. 台灣：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李艷洵、2006、《日韓留學生漢語道歉言語行爲及其應答策略習得研究》. 碩士論文. 中國：暨南大學

林幸一、2007、《零起點日籍學習者之漢語聲調習得》.碩士論文. 台灣：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童菁、2003、《英漢禮貌用語對比研究》.碩士論文. 中國：華中師範大學

高翼、2002、《英漢文化中的禮貌透視》.碩士論文. 中國：西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

劉舞艷、2006、《留學生的漢語否定言語行為表達的習得研究》.碩士論文. 暨南大學

劉小榮、2002、《論漢字在日語中的變遷與作用》.碩士論文. 中國：天津師範大學

(三) 單篇論文

方經民、2001、〈日漢親屬稱謂的語用情境對比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第2期：頁1-8。

王建華、2002、〈禮貌的語用距離原則〉，第四期：頁29-33。

甘能清、2003、〈日語贊成表達的文化視角研究〉，《日語學習與研究》第113期：頁24-29。

朱憲文、2006、〈淺析日語寒暄語及其文化背景〉，《日語學習與研究》第4期：

頁62-64。

李焱、2006、〈社會稱呼的漢日對比〉，《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第2期：頁37-41。

李朝輝、2006、〈言外之意與日本人的嬌寵心理〉，《社會科學》第3期：頁73-79。

李鐘善等、2004、〈日本人的語言表達與傳統文化的關係〉，《長春師範學院學報》

第23卷第2期：頁90-92。

邵永華、2001、〈日語詞語中的文化內涵〉，第一期：頁65-69。

若柏、1997、〈日語教學與日本社會文化背景的關係〉，第五期：頁88-91。

周小兵、1996、〈對外漢語教學中的跨文化交際〉，《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頁118-124。

孫曉傑、2008、〈跨文化比較在外與教學中的思考和應用〉，《瀋陽大學學報》第20卷第5期：頁70-76。

郭硯君等、2009、〈淺析中日兩國寒暄語〉，《青年科學》第7期：頁291-292。

徐萍飛、2001、〈漢日禮貌表達法異同淺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6期：頁146-151。

張占一、1997、〈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類型〉，載於周思源主編、《對外漢語教學與文化》，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頁：43-60。

張岩紅、2001、〈從中日語言文化對比的角度探索日語教學方法〉，《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頁94-96。

陳岩、2002、〈談中日跨文化交流中摩擦的主要原因〉，《日語學習與研究》第1期：頁24-27。

陳岩、2004、〈談中日跨文化交流中本國文化和母語的干擾〉，《日語學習與研究》第4期：頁48-53。

崔霞、2004、〈論日語中女性語言行爲及其文化底蘊〉，第四期：頁96-99。

費建華、2004、〈日語模糊限制語的語用分析〉，第一期：頁26-30。

劉志榮、2005、〈從日語和漢語的表達方式比較來看日本人的語言心理〉，《日語學習與研究》第4期：頁56-61。

劉小珊、2002、〈從語言行爲理論看日語的感謝行爲〉，第一期：頁25-31。

韓越、1999、〈論日本學生的母語負遷移及其對策〉，第四期：頁90。